性理大全卷之三十四

性理六

道

程子曰道未始有天人之別但在天則爲天道在地則爲地道在人則爲人道○天之自然謂之天道○天以生爲道天命猶天道也以其用言之則謂之命○觀生理可以知道○繫辭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又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来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或者以清虛一大爲天道此乃以器言而非道也○道即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書言天叙天秩天有

是理聖人循而行之所謂道也○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爲夫婦爲長幼爲朋友無所爲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故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若有適有莫則於道爲有間非天地之全也○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百尺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却待人旋安排引入來教入塗轍既是塗轍却只是一箇塗轍○今語道則須待要寂滅湛靜形使如槁木心使如死灰豈有直做牆壁木石而謂之道所貫乎智周天地萬物而不遺又幾時要如死灰所貫乎動容周旋中禮又幾時要如槁木論心術無如孟子也只謂必有事焉今既如槁木死灰則却於何處有事○謂張子厚曰道者天下之公也而學者欲立私說何也子厚曰心不廣也曰彼亦是美事好而爲之不知適所當爲强私之也○問道無眞假曰既無眞則是假既無假則是眞矣眞假皆無尚何有哉必曰是者爲眞非者爲假不亦顯然而易明乎○問何謂誠何謂道曰自性言之謂之誠自理言之謂之道其實一也

張子曰道所以可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離也與天地不相似其違道也遠矣○人知道爲自然而未識自然之爲體○天地之道無非以至虛爲實人須於虛中求出實聖人虛之至故擇善自精心之不能虛由有物榛礙金鐵有時而腐山嶽有時而摧凡有形之物即易壞惟太虛處無動搖故爲至實詩云德輶如毛毛猶有

道可 久可 大 天地 以至 虛爲 實員 聖人 擇善 自精

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太虛者自然之道行之要在思故又曰思誠○事無大小皆有道在其間能安分則謂之道不能安分謂之非道顯諸仁天地生萬物之功則人可得而見也所以造萬物則人不可得而見是藏諸用也

藍田呂氏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良心所發莫非道也在我者惻隱羞惡辭遜是非皆道也在彼者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亦道也在物之分則有彼我之殊在性之分則合乎內外一體而已是皆人心所同然乃吾性之所固有也

上蔡謝氏曰聖人之道無顯微無內外由灑掃應對進退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

和靖尹氏謂呂堅中曰吾道甚平易明白須行得無內外無思慮

仁義成德而人道著

得

五峯胡氏曰陰陽成象而天道著矣剛柔成質而地道著矣仁義成德而人道著矣○道者體用之總名仁其體義其用合體與用斯爲道矣○堯舜禹湯文武仲尼之道天地中和之至非有取而後爲之者也是以周乎萬物通乎無窮日用而不可離也○道不能無物而自道物不能無道而自物道之有物猶風之有動水之有流也夫孰能間之故離物求道者妄而已矣

延平李氏曰道之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饑衣之禦寒也身有迫於饑寒之患者遑遑焉為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始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慮者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然饑而思食不過乎菽粟之甘寒而求衣不過乎綈布之溫道之所可貴亦不

致一公平之理

人倫天理之至

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行之以仁義忠信而已耳捨此之不務而必求夫誣詭譎恠可以駭人耳目者而學之是猶飢寒切身者不知菽粟綈布之為美而必期乎珍異侈靡之奉焉求之難得享之難安終亦必亡而已矣

朱子曰這道體浩浩無窮。聖人之道如饑食渴飲。聖人之道有高遠處有平實處。合內外平物我此見道之大端蓋道只是致一公平之理而已。道之常存初非人所能預只是此箇自是亘古亘今常在不滅之物雖彼人作壞終殄滅他不得。鳶飛魚躍道體隨處發見。天高地下人位乎中天之道不出乎陰陽地之道不出乎剛柔是則舍仁與義亦無以立人之道矣然而仁莫大於父子義莫大於君臣是謂三綱之要五常之本人倫天理之至

○通天下人是一箇天機活物流行發用無間容息據其已發者而指其未發者則已發者人心而凡未發者皆其性也亦無一物而不備矣夫豈別有一物拘於一時限於一處而名之哉即夫日用之間渾然全體如川流之不息天運之不窮耳此所以體用精粗動靜本末洞然無一毫之間而鳶飛魚躍觸處朗然也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問昔有問伊川如何是道伊川曰行處是又問明道如何是道明道令於君臣父子兄弟上求諸先生之言不曾有高遠之說曰明道之說固如此然君臣父子兄弟之間各有當然之理此便是道○問韓持國言道上無克此說猶可至說道無真假則誤甚矣曰正緣其謂道無真假所以言無克若知道有真假則知假者在所當克也○道之大本豈別是一物但日

用中隨事觀省久當自見然亦須是虛心游意積其功力庶幾有得○道是統名理是細目○道訓路大槩說人所共由之路理各有條理界辦因舉康節云夫道也者道也道無形行之則見於事矣如道路之道坦然使千億萬年行之人知其歸者也○問道與理如何分曰道便是路理是那文理問如木理相似曰是問如此却似一般曰道字包得大理是道字裏面許多理脉又曰道字宏大理字精密○問程子云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事無形無兆却待人旋安排引入来教人途轍他所謂途轍者莫只是以人所當行者言之凡所當行之事皆是先有此理却不是臨行事時旋去尋討道理曰此言未有這事先有這理如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先有父子之理不成元無此理直待有君臣父子却旋將道理入在裏面又問既是途轍却只是一箇途轍是如何曰是這一箇事便只是這一箇道理精粗一貫元無兩樣今人只見前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將謂是空蕩蕩却不知道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又問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應字是應務之應否曰未應是未應此事已應是已應此事未應固是先却只是後來事已應固是後却只是未應時理○問冲漠無朕一段曰未有事物之時此理已具少間應處只是此理所謂塗轍即是所由之路如父之慈子之孝只是一條路從源頭下來○問未應不是先一條曰未應如未有此物而此理已具到有此物亦只是這箇道理途轍是車行處且如未有塗轍而車行必有塗

轍之理○答呂子約曰道之得名只是事物當然之理元德直以訓行則固不可當時若但以當行之路答之則固彼之說發吾之意而冲漠之云亦自通貫矣今且以来示所引一陰一陽君臣父子形而上下冲漠氣象等說合而析之則陰陽也君臣父子也皆事物也人之所行也形而下者也萬象紛羅者也是數者各有當然之理即所謂道也當行之路也形而上者也冲漠之無朕者也若以形而上者言之則冲漠者固爲體而其發於事物之間者爲之用若以形而下者言之則事物又爲體而其理之發見者爲之用不可槩謂形而上者爲道之體天下達道爲道之用也○問伊川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須着如此說曰這是伊川見得分明故云須着如此說形而上者是理形而下者是物如此開說方見分明如此了方說得道不離乎器器不違乎道處如爲君須止於仁這是道理合如此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這是道理合如此今人不解恁地說便不索性兩邊說怎生說得道○問形而上下如何以形言曰此言最的當設若以有形無形言之便是物與理相間斷了所以明道謂截得分明者只是上下之間分別得一箇界止分明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別而不相離也○道須是合理與氣看理是虛底物事無那氣質則此理無安頓處易說一陰一陽之謂道這便兼理與氣而言陰陽氣也一陰一陽則是理矣猶言一闔一闢謂之變闔闢非變也一闔一闢則是變也蓋陰陽非道所以陰陽者道也○道是道理事事物物皆有箇道理器是形迹事事物物亦皆有箇形迹有道

須有器有器須有道凡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所以爲是器之理者則道也這箇在人看始得指器爲道固不得離器於道亦不得須知形而上者指理而言形而下者指事物而言○道即理也以人所共由而言則謂之道以其各有條理而言則謂之理其目則不出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其實無二物也○經書中所言只是這一箇道理都重三疊四說在裏只是許多頭面出来如語孟所載也只是這許多話一箇聖賢出来說一番了一箇聖賢又出来從頭說一番如書中堯之所說也只是這箇舜之所說也只是這箇以至於禹湯文武所說也只是這箇又如詩中周公所賛頌文武之盛德亦只是這箇便若桀紂之所以危亡亦只是反了這箇道理若使別撰得出来古人須自撰了惟其撰不得所以只共這箇道理○道者古今共由之理如父之慈子之孝君仁臣忠是一箇公共底道理德便是得此道於身則爲君必仁爲臣必忠之類皆是自有得於己方解恁地堯所以脩此道而成堯之德舜所以脩此道而成舜之德自天地以先羲黄以降都只是這一箇道理亘古今未嘗有異只是代代有一箇人出来做主做主便即是得此道理於己不是堯自是一箇道理舜又是一箇道理文武周公孔子又別是一箇道理老子說先道而後德也都不識分做兩箇物事便將道做一箇空無底物事看吾儒說只是一箇物事以其古今公共是這一箇不着人身上說謂之道德即是全得此道於己他說先道而後德先德而後仁先仁而後義若離了仁義便是無道理了又更如何是道○道不須別去尋討只是

這箇道理非是別有一箇道被我忽然着見攫拏得来方是見道只是如日用底道理恁地是恁地不是事事理會得箇是處便是道○道者兼體用該費隱而言也○道體用雖極精微聖人之言則甚明白○問汎觀天地間日徃月来寒徃暑来四時行百物生這是道之流行發見處即此而總言之其徃来生化無一息間斷處便是道體否曰此體用說得是但總字未當總便成兼用說了只就那骨處便是體如水之或流或止或激成波浪是用即這水骨可流可止可激成波浪處便是體如這身是體目視耳聽手足運動處便是用如這手是體指之運動提掇處便是用因舉論語集註曰徃者過来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曰即是此意○問前說體用無定所是隨處說如此若合萬事爲一大體用則如何曰體用也定見在底便是體後来生底便是用此身是體動作處便是用天是體萬物資始處便是用地是體萬物資生處便是用就陽言則陽是體陰是用就陰言則陰是體陽是用○體是這箇道理用是他用處如耳聽目視自然如此是體也開眼看物着耳聽聲便是用人只是合當做底便是體人佐處便是用譬如此扇子有骨有柄用紙糊此則體也人搖之則用也如尺與秤相似上有分寸星銖則體也將去秤量物事則用也○問去歲聞先生曰只是一箇道理其分不同所謂分者莫只是理一而其用不同如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國人交之信之類是也曰其體已略不同君臣父子國人是體仁敬慈孝與信是用【集覽】（韓持國按宋鑑韓維字持國靈壽人億之子以父蔭入仕父沒閑門不仕富弼辟為河東幕府史館修撰多所建明元祐初除門下）

侍郎既而以太子少傅致仕紹聖中坐元祐黨謫均州安置呂子約按宋鑑呂祖儉字子約婺州人夷簡六世孫以大府丞通判台州右正言李述論罷右相趙汝愚祖儉上書訟汝愚之忠詔有旨送韶州安置祖儉在謫所讀書窮理賣藥以自給

樂菴李氏曰道非事不形事非道不行○道一而已而以脩身爲本自脩身以及於治國平天下皆是道也○或問如何是道曰世所謂學道者徃徃外求不知何外去又那得道若能於父子親於君臣義於夫婦和於兄弟敬於朋友信只此便是道何必他求今人更不去人倫上尋討但曰吾學道不亦遠矣

南軒張氏曰道者天命之全體流行無間貫乎古今通乎萬物者也衆人自昧之而是理也何嘗有間斷聖人盡之而亦非有所增益也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立則俱立達則俱達盡公天下之理非有我之得私此仁之道所以爲大而命之理所以爲微也○嘗

[illegible]

其可即是道盡事事物物之間道無往而不存無適而不爲中也○凡一飲食一起居之間莫不有其道焉賢者隨時而循理在聖人則如影之隨形道固不離乎聖人也

象山陸氏曰此道充塞宇宙天地順此而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順此而動故形罰清而民服古人所以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

東萊呂氏曰夫道非窮天以爲高非極地以爲深人之所性之中固有之矣其體則純而不雜其用則施之無方

陰陽分而五行具

勉齋黃氏曰陰陽分而五行具人物生而萬事出太極之妙爲之根柢而周流其間充塞宇宙貫徹古今不可須臾離也形交氣感而實受不齊欲動情勝而好惡無節必以形役志以氣移理以欲昏

性以情彝鄉之不可離者梏亡茅塞莫之存矣圖書出而天文始兆聖賢生而人文始開二儀肇分仁義著矣五氣順布五事備矣禮以天秩典以天叙而教行焉因至顯之象驗至微之理即人事之當然察天命之本然加之以操存持養則動容周旋無適而不由於斯道之中矣聖賢之功與天無間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忠之秉彝不可已也○三才之植立萬化之流行自一息至於不可終窮自一毫至於不可限量所以綱維主宰者道而已道非他行乎天理之當然不雜以人欲之私而已自古帝王參天地贊化育更堯舜禹湯六七君上下數百千年致治之盛常如一日豈有出於此道之外哉詩書載籍之傳其詳可睹也春秋戰國以來異論滋熾其術愈亡其說愈巧其效愈邈彼豈不知聖帝明王豐功偉績之可慕哉陷人欲之私而昧天理之正帝王體統卒以泯沒而民生不見隆古之盛千有餘年於此矣可勝歎哉循乎道者如此戾乎道者如彼然則有志於世者其轍迹可考也然道之在天下與三才並立萬化並行雖顯晦不同未嘗亡也神而明之其惟人乎

○或問某在匡山時聞饒師魯言道必五節看方密如洒掃應對是事必有當然之理又必有所以然之故以事對當然則事是粗當然者是精以當然對所以然則當然者是粗所以然者是精某既疑道之難以三節分又疑道之不可以粗言也遂求質於胡文伯量胡丈云朱文公嘗謂心之神靈妙衆理而宰萬事者也此乃精中之精粗中之精精中之精粗中之精八字朱文公語也以此論之則師魯之言未爲不然今敢以質之先生曰昔人之言道惟

以道對器體對用道對器則器可以包用洒掃應對即精義入神之類是也體對用則用可以包器中庸之言費隱孟子之言仁義禮智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類是也又何嘗分三節道亦豈可以粗言今師曾之言既不是伯量之舉例又不類二者皆失之也至於粗中之精精中之精八字往往朱文公之意亦不如此前一段恐以魂魄爲粗義理爲精後一段則知又能運用此理者也噫微言之絕而大義之乖只在目前矣可懼也哉集覽（在巨山時曾一統志巨山在吉安府泰和縣東八十里昔人羅洞海清修不仕嘗居此讀書后唐復拜以官因疾辭歸從游日衆乃築室山下名曰巨山書院宋儒嘗講學於此）

北溪陳氏曰道猶路也當初命此字是從路上起意人所通行方謂之路一人獨行不得謂之路道之大綱只是日用間人倫事物所當行之理衆人所共由底方謂之道大槩是就日用人事上說方見得人所通行底意親切若就此推原來歷不是就人事上劃然有箇道理如此其根原皆是從天來故横渠謂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此便是推原來歷天即理也古聖賢說天多是就理上論理無形狀以其自然而致故謂之天若就天之形體論也只是箇積氣恁地蒼蒼茫茫其實有何形質但横渠此天字是說理理不成死定在這裏一元之氣流出來生人生物便有箇路脉恁地便是人物所通行之道此就造化推原其所從始如此至子思說率性之謂道又只是就人物已受得來處說隨其所受之性便自然有箇當行之路不待人安排着其實道之得名須就人所通行處說只是日用人事所當然之理古今所共由底路所以名之曰

道○道只是人事之理耳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自有形而上者言之其隱然不可見底則謂之道自有形而下者言之其顯然可見底則謂之器其實道不離乎器道只是器之理人事有形狀處都謂之器人事中之理便是道道無形狀可見所以明道曰道亦器也器亦道也須着如此說方截得上下分明○道流行乎天地之間無所不在無物不有無一處欠缺子思言鳶飛魚躍上下察以證之有以見道無不在甚昭著分曉在上則鳶飛戾天在下則魚躍于淵皆是這箇道理程子謂此子思喫緊爲人處活潑潑地所謂喫緊云者只是緊切爲人說所謂活潑潑云者只是實有見這道理在面前如活底物相似此正如顏子所謂卓爾孟子所謂躍如之意都是真見得這道理分明故如此說○易說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也道理也只是陰陽之理形而上者也孔子此處是就造化根原上論大凡字義須是隨本文看得透方可如志於道可與適道道在邇等類又是就人事上論聖賢與人說道多是就人事上說惟此一句乃是贊易時說來歷根原儒中竊禪學者又直指陰陽爲道便是指氣爲理了○學者求道須從事物千條萬緒中磨鍊出來若就事事物物上看亦各有箇當然之理且足容重足是物重是足當然之理手容恭手是物恭是手當然之理如視思明聽思聰明與聰便是視聽當然之理又如坐如尸立如齊如尸如齊便是坐立當然之理以類而推大小高下皆有箇當然恰好道理古今所通行而不可廢者道之大原自是出於天自未有天地之先固是先有此理然纔有

理便有氣纔有氣此理便在乎氣之中而不離乎氣氣無所不在則理無所不通其盛著見於造化發育而其實流行乎日用人事千條萬緒人生天地之內物類之中全具是道與之俱生不可須臾離故欲求道者須是就人事中盡得許多千條萬緒當然之理然後可以全體是道而實具於我非可舍吾身人事超乎二氣之表只管去窮索未有天地始初之妙爲道體則在我此身又何干涉○道非是外事物有箇虛空底其實道不離乎物離物則無所謂道且如君臣有義義底是道君臣是器若要看義底道理須就君臣上看不成脫了君臣之外別有所謂義父子有親親底是道父子是器若要看得親底道理須就父子上看不成脫了父子之外別有所謂親即夫婦而夫婦在所別即長幼而長幼在所序即朋友而朋友在所信亦非外夫婦長幼朋友而有所謂別序與信

或問形而上者謂之道何以言形潛室陳氏曰一物必有一理道即器中之理器既有形道即因而顯分開不得先聖欲開悟後學右奈何指開示人所以俱言形者見本是一物除了此字上言者謂之道下者謂之器却成二物矣○道却是當行底理天下事事物物與自家一身凡日用常行那件不各有當行底道理那曾一歇走離得才離得則物非物事非事吾身日用常行者皆非是矣故道即路之謂也之燕之越無非是路才無路便是荊棘草莽聖人之道只是眼前當然底一時走離不得後學求道只就此上看不用窈窈冥冥探索深遠如此爲道皆日用而不知者也

西山真氏曰器者有形之物也道者無形之理也明道先生曰道即

器器即道兩者未嘗相離蓋凡天下之物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理便在其中大而天地亦形而下者乾坤乃形而上者天地以形體言乾坤以性情言乾健也坤順也即天地之理日月星辰風雨霜露亦形而下者其理即形而上者以身言之身之形體皆形而下者曰性曰心之理乃形而上者至於一物一器莫不皆然且如燈燭者器也其所以能照物形而上之理也且如椅卓器也而其用理也天下未嘗有無理之器無器之理即器以求之則理在其中如即天地則有健順之理即形體則有性情之理精粗本末初不相離若舍器而求理未有不蹈於空虛之見非吾儒之實學也

雙峯饒氏曰道者天下當然之理原於天之所命根於人之所性而著見於日用事物之間如大路然本無難知難行之事學者患

得其門而入耳苟得其門而入則由愚夫愚婦之可知可能以至於盡性至命之地無遠之不可到也

理

程子曰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一物之理即萬物之理○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於君臣父子間皆是理○理則天下只是一箇理故推至四海而準須是質諸天地考諸三王不易之理故敬則只是敬此者也仁是仁此者也信是信此者也○理與心一而人不能會為一者有已則喜自私私則萬殊宜其難一也○隨時觀理而天下之理得矣○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萬物皆有理順之則易逆之則難各循其理何勞於己力哉○所以謂萬

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爲從那裏來生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昏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與有也○或問太虛曰亦無太虛遂指虛曰皆是理安得謂之虛天下無實於理者○天理云者這一箇道理更有甚窮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天理具備元無少欠不爲堯存不爲桀亡父子君臣常理不易是不曾動來因不動故言寂然雖不動感便通感非自外也○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爾○天理自然之理也○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便是天理○觀天理亦須放開意思開闊得心胸便可見○有德者得天理而用之既有諸已所用莫非中理○物有自得天理者如蜂蟻知衛其君豺獺知祭禮亦出於人情而已○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萬物莫不有對一陰一陽一善一惡陽長則陰消善增則惡減斯理也推之其遠乎人只要知此耳○質必有文自然之理也理必有對生生之本也有上則有下有此則有彼有質則有文一不獨立二必爲文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張子曰所謂天理也者能說諸心能通天下之志之理也

上蔡謝氏曰天理也人亦理也循理則與天爲一與天爲一我非我也理也理非理也天也唯文王有純德故曰在帝左右帝謂文王帝是天之作用處或曰意必固我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矣曰然理只怎安得箇字易曰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相似猶自是語

朱子曰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萬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

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則其理之用不一如為君須仁為臣須敬為子須孝為父須慈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異其用然莫非理之流行也○問萬理粲然還同不同曰理只是這一箇道理則同其分不同君臣有君臣之理父子有父子之理○問既是一理又謂五常何也曰謂之一理亦可謂之五理亦可以一包之則一分之則五問分為五之序曰渾然不可分○理只是一箇理理舉著全無欠闕且如言著仁則都在仁上言著誠則都在誠上言著忠恕則都在忠恕上言著忠信則都在忠信上只爲只是這箇道理自然血脉貫通○理是有條理有文路子文路子當從那裏去自家也從那裏去文路子不從那裏去自家也不從那裏去須尋文路子在何處只挨著理了行○只是這箇理分做四段又分做八段又細碎分將去（四段者意其為仁義禮智）○理如一把線相似有條理如這竹籃子相似指其上行篾曰一條子恁地去又別指一條曰一條恁地去又如竹木之文理相似直是一般理橫是一般理有心便存得許多理○理便是心之所有之理心便是理之所會之地○至微之理至著之事一以貫之○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上者指理而言形而下者指事物而言事事物物皆有其理事物可見而其理難知即事即物便要見得此理只是如此看但要真實於事物上見得這箇道理然後於己有益為人君止於仁為人子止於孝必須就君臣父子上見得此理大學之道不曰窮理而謂之格物只是使人就實處窮竟事事物物上有許多道理窮之不可不盡也○天下之理至虛之中有至實者存至無之

中有至有者存夫理者寓於至有之中而不可以目擊而指数也然而舉天下之事莫不有理且臣之事君便有忠之理子之事父便有孝之理目之視便有明之理耳之聽便有聰之理貌之動便有恭之理言之發便有忠之理只是常常恁地省察則理不難知也○問性即理如何曰物物皆有性便皆有其理曰枯槁之物亦有理乎曰不論枯槁他本來都有道理因指案上花瓶便有花瓶道理書燈便有書燈道理水之潤下火之炎上金之從革木之曲直土之稼穡一一都有性都有理人若用之又着順他理始得若把金來削做木用把木來鎔做金用便無此理○天理既渾然然既謂之理則便是箇有條理底名字故其中所謂仁義禮智四者合下便各有一箇道理不相混雜以其未發莫見端緒不可以一

理名是以謂之渾然非是渾然裏面都無分別而仁義禮智却是後來旋次生出四件有形有狀之物也須知天理只是仁義禮智之總名仁義禮智便是天理之件數○問理有能然有必然有當然有自然處皆須兼之方於理字訓義為備不曰舉其一二如惻隱者氣也其所以能是惻隱者理也蓋在中有是理然後能形諸外為是事外不能為是事則是其中無是理矣此能然處也又如赤子之入井見之者必惻隱蓋人心是箇活底然其感應之理必如是雖欲忍之而其中惕然自有不能以已也不然則是槁木死灰理為有時而息矣此必然處也又如赤子入井則合當為之惻隱蓋人與人類其待之理當如此而不容不如此也不然則是為悖天理而非人類矣此當然處也當然亦有二一就合做底事上

直言其大義如此如入井當惻隱與夫爲父當慈爲子當孝之類是也一泛就事中又細揀別其是是非非當做與不當做處如視其所當視而不視其所不當視聽其所當聽而不聽其所不當聽則得其正而爲理非所當視而視與當視而不視非所當聽而聽與當聽而不聽則爲非理矣此亦當然處也又如所以入井而惻隱者皆天理之眞流行發見自然而然非有一毫人爲預乎其間此自然處也其他又如動靜者氣也其所以能動靜者理也動則必靜靜必復動其必動必靜者亦理也事至則當動事過當靜者亦理也而其所以一動一靜又莫非天理之自然矣又如親親仁民愛物者事其所以能親親仁民愛物者理見其親則必親見其民則必仁見其物則必愛者亦理也在親則當親在民則當仁在物則當愛其當親當仁當愛者亦理也而其所以親之仁之愛之又無非天理之自然矣凡事皆然能然必然者理在事先當然者正就事而直言其理自然則貫事理言之也四者皆不可不兼該而止就事言者必見理直截親切在人道爲有力所以大學章句或問論難處惟專以當然不容已者爲言亦此意熟則其餘自可類舉矣曰此意甚備大學本亦更有所以然一句後來看得且要見得所當然是切要處若果得不容已處即自可默會矣。問程子云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中要識得眞與妄耳眞妄是於那發處別識得天理人欲之分如何曰皆天也言視聽思慮動作皆是天理其順發出來無非當然之理即所謂眞其妄者却是反乎天理者也雖是妄亦無非天理只是發得不當地頭譬如一

草木合在山上此是本分今却移在水中其爲草木固無以異只是那地頭不是恰如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之意○問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對是物也理安得有對曰如高下小大清濁之類皆是曰高下小大清濁又是物也如何曰有高必有下有大必有小皆是理必當如此如天之生物不能獨陰必有陽不能獨陽必有陰皆是對這對處不是理對其所以有對者是理合當恁地○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問如何便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曰眞箇是未有無對者看得破時眞箇是差異好笑且如一陰一陽便有對至於太極却對甚底曰太極有無極對曰此只是一句如金木水火土即土亦似無對然皆有對太極便與陰陽相對此是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便對過却是橫對了土便與金木水火相對蓋金木水火是有方所土却無方所亦對得過（一云四物皆資土故也）胡氏謂善不與惡對惡是反善如仁與不仁如何不可對若不相對覺說得天下事都尖斜了沒箇是處（一云湖南學者云善無對不知惡乃善之對惡者反乎善者也）○問天下之理無獨必有對有動必有靜有陰必有陽以至屈伸消長盛衰之類莫不皆然還是他合下便如此邪曰自是他合下來如此一便對二形而上便對形而下然就一言之一中又自有對且如眼前一物便有背有面有上有下有內有外二又各自爲對雖說無對必有對然獨中又自有對且如棊盤路兩兩相對末梢中間只空一路若似無對然此一路對了三百六十路此所謂一對萬道對器也○天下之物未嘗無對有陰便有陽有仁便有義有善便有惡有語便有嘿有動

君子當於異中而求同

便有靜然又却只是一箇道理如人行出去是這脚行歸亦是這脚譬如口中之氣噓則為溫吸則為寒耳○蔡季通云理有流行有對待先有流行後有對待曰難說先有後有季通舉太極說以為道理皆然且執其說對

東萊呂氏曰天下事有萬不同然以理觀之則未嘗異君子須當於異中而求同則見天下之事本未嘗異

勉齋黃氏曰此身只是形氣神理理精於神神精於氣氣精於形形則一定氣則呼吸能冷暖神則有知覺能運用理則知覺運用上許多道理然有形則斯有氣有氣斯有神有神斯有理只是一物分出許多名字知此則心性情之類皆可見矣

或問伊川有云在物為理處物為義又曰在義為理何如潛室陳氏曰理對義言則理為體而義為用理對道言則道為體而理為用○又問遺書云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有多少不盡分處既曰無不足如何又有不盡分處曰天理本無不足人自虧欠他底

北溪陳氏曰理與義對說則理是體義是用理是在物當然之則義是所以處此理者故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等類若不是實理如此則便有時廢了惟是實理如此所以萬古常然雖更亂離變故終有不可得而殄滅者○理與性字對說理乃是在物之理性乃是在我之理在物底便是天地人物公共底道理在我底乃是此理已具得為我所有者○道與理大槩只是一件物然析為二字亦須有分別道是就人所通

行上立字與理字對說則道字較寬理字較實理有確然不易底意故萬古通行者道也萬古不易者理也理無形狀如何見得只是事物上一箇當然之則便是理則是準則法則有箇確定不易底意只是事物上正當合做處便是當然無過些亦無不及些如為君止於仁仁便是為君當然之則為臣止於敬敬便是為臣當然之則為父止於慈為子止於孝孝慈便是父子當然之則又如足容重重便是足容當然之則手容恭恭便是手容當然之則如尸便是坐中當然之則如齊便是立中當然之則古人格物窮理要就事物上窮箇當然之則亦不過只是窮到那合做恰好處而已

或問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何如魯齋許氏曰便是一以貫之又問理出於天天出於理曰天即理也有則一時有本無先後○有是理而後有是物譬如木生知其誠有是理而後成木之一物表裏精粗無不到如成果實相似如水之流通東西南北皆可體立而用行積實於中發見於外則為惻隱為羞惡內無而外自不應凡物之生必得此理而後有是形無理則無形孟子所謂非人者無此理何異於禽獸哉○事物必有理未有無理之物兩件不可離無物則理何所寓讀史傳事實文字皆已往粗迹但其中亦有理在聖人觀轉蓬便知造車或觀擔夫爭道而得運筆意亦此類也但不可泥於迹而不知變化雖淺近事物亦必有形而上者但學者能得聖神功用之妙以觀萬事萬物之理可也則形而下者事為之間皆粗迹而不可廢集覽（觀轉蓬便知造車古今韻會古者觀轉蓬以為車）

聖人之學必精義而入神　一德立而百善從

臨川吳氏曰理之在人心猶水之在地中晝夜生生而不竭是之謂有原心理之發見猶原泉之初出毋滑壞毋閼絕將混混乎其常淸而常淸矣○夫凡物必有所以然之故亦必有所當然之則所以然者理也所當然者義也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理之有義猶形影聲響也世豈有無義之理哉理如玉之膚也至微而至密有旁通廣取其義不一而足者是以聖人之學必精義而入神

德

程子曰德者得也須是實到這裏須得○一德立而百善從之○存諸中爲德發於外爲行德之成其可見者行也○得之爲心謂之有德自然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豈待勉強也○德性者言性之可貴與言性善其實一也性之德者言性之所有○有德者得天地而用之既有諸己所以莫非中理○心是天德心有不盡處便是天德處未能盡○人心莫不有知惟蔽於人欲則亡天德也○聖賢論天德蓋謂自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汙壞即當直而行之若小有汙壞即敬以治之使復如舊

張子曰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接物處皆是小德統會處便是大德○富貴之得不得天也至於道德則在己求之而無不得也○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

龜山楊氏曰仁義而足乎己斯謂之德

上蔡謝氏曰德可以易言耶動容周旋中禮聖人之事也止曰盛德

之至且天下之至善止曰有德爲天下之大惡止曰失德故禮樂皆得謂之有德

五峯胡氏曰德有本故其行不窮孝弟也者德之本歟

朱子問吳必大如何是德曰只是此道理因講習躬行後見得是我之所固有故守而勿失耳曰尋常看據於德如何說必大以横渠得寸守寸得尺守尺對曰須先得了方可守如此說時依舊認德字未着今且說只是這道理然須長長提撕今在己者決定是做得如此如方獨處默坐未嘗事君親接朋友然在我者已渾全是一箇孝悌忠信底人以此做出事來事親則必孝事君則必忠與朋友交則必信不待旋安排蓋存於中之謂德見於事之謂行易曰君子以成德爲行正謂以此德而見諸事耳○存之於中謂理得之於心謂德發見於行事爲百行○德是得於天者講學而得之得自家本分底物事○問韓子道與德爲虚位如何曰亦說得通蓋仁義禮智是實此道德字是通上下說却虚如有仁之道義之道仁之德義之德此道德只隨仁義上說是虚位他又自說道有君子小人德有凶有吉謂吉人則爲吉德凶人則爲凶德君子行之爲君子之道小人行之爲小人之道如道二仁與不仁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類若是志於道據於德方是好底方是道德之正○中庸分道德曰父子君臣以下爲天下之達道智仁勇爲天下之達德君有君之道臣有臣之道德便是箇行道底故爲君主於仁爲臣主於敬仁敬可喚做德不可喚做道【集覽】（吳必大按宋鑑吳必大興國人以父任補官爲吉水丞屬權臣指朱文公爲僞學遂致仕必大早事張栻呂祖謙晚師文公深究理學議論操守爲儒林所重）

（有所記師誨傳世）

至德以道爲本

東萊呂氏曰至德以道爲本至德者精粹而不可名者之謂道體溥博淵深無聲無臭無下手處惟至德以道爲本則有所依據識得體段○今人不識德字往往見一事之善則謂之德殊不知此乃行也實有諸己之謂德見諸行事之謂行既實有於己矣須見於行事之間然後吾之行全進

或問道也德也仁也三者所處不同潛室陳氏曰道謂事事物物當然之理德乃行是道實得於心仁謂本心之德愛之理乃諸德之總會處在一人身上只是一箇物事但一節密一節耳

北溪陳氏曰德者得也不能離得一箇得字古經書雖是多就做工夫實有得上說然亦有就本原來歷上論如所謂明德者是人生所得於天本來光明之理具在吾心者故謂之明德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親敬兄此便是得於天本明處有所謂達德者是古今天下人心之所同得故以達言有所謂懿德者是得天理之粹美故以懿言之又有所謂德性者亦只是在我所得於天之正理故謂之德性○道者天地間本然之道不是因人做工夫處論德便是就人做工夫處論德是行是道而實有得於吾心者故謂之德何謂行是道而實有得於吾心如實能事親便是此心實得這孝實能事兄便是此心實得這悌大槩德之一字是就人做工夫已到處論乃是做工夫實有得於己了不是就方做工夫時說○道與德不是判然二物道是公共的德是實得於身爲我所有的○所謂天德者自天而言則此理公共在天得之爲天德其道流行

聖人兼五者之全

賦予爲物之所得亦謂之天德若就人論則人得天之理以生亦謂之天德其所爲純得天理之真無人偽之雜亦謂之天德

西山真氏曰德者何仁義禮智是也此所謂體也德專以其本體而言才兼言其著於用者聖人之所謂才有與德合言之者才難之才即所謂德也德全則才亦全矣中庸謂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智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蓋惟聖人爲能兼五者之全非五者之全不足以言聖○皐陶謨有六德三德之分小大不同而皆適於用集覽（六德三德按書注三德六德者九德之中有其三有其六也）

性理大全三十四卷終

五月旬五此 畫伯三十校

非仁無以見天地
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

性理大全卷之三十五

性理七

仁

程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生之謂性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又曰非仁則無以見天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我也如其皆我何所不盡不能有諸己則其與天地萬物豈特相去千萬而已哉○自古不曾有人解仁字之義須是道與他分別出五常若只是兼體却只有四也且譬一身仁頭也其他四端手足也至如易雖言元者善之長然亦須通四德以言之○問仁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

静中皆有春意切脉躰仁雞雛觀仁

爲仁惻隱固是愛也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爲仁孟子言惻隱爲仁蓋爲前已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爲仁則不可○仁者必愛指愛爲仁則不可不仁者無所知覺指知覺爲仁則不可○觀物於静中皆有春意切脉最可體仁○觀雞雛此可觀仁○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做仁○公而以仁躰之故爲仁只爲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人之一肢病不知痛癢謂之不仁人之不仁亦猶是也蓋不知仁道之在已也知仁道之在已而由之乃仁也○視聴言動一於禮謂之仁○仁則一不仁則二○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去不仁則仁存

至仁則天地爲一身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已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至仁則天地爲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萬形爲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曷嘗支離多端而求之自外乎故能近取譬者仲尼所以示子貢以爲仁之方也醫書有以手足風頑謂之四體不仁爲其疾痛不以累其心故也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與知焉非不仁而何世之忍心無恩者其自棄亦若是而已○孟子云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仁者人此者也敬以直内義以方外仁也若以敬直内則便不直矣行仁義豈有直乎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夫能敬以直内義以方外則與物同矣

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是以仁者無對放之東海而準放之西海而準放之南海而準放之北海而準醫家言四體不仁最能體仁之名也

張子曰虛者仁之原禮義者仁之用○虛則生仁仁在理以成之○敦厚虛靜仁之本敬和接欲仁之用

龜山楊氏曰論語言仁處皆仁之方也若正所謂仁則未之嘗言也故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要道得親切唯孟子言仁人心也最為親切○李似祖問何以知仁曰孟子以惻隱之心為仁之端平居但以此體究久久自見因問似祖尋常如何說隱似祖云如有隱憂勤恤民隱皆疾痛之謂也曰孺子将入井而人見之者必有惻隱之心疾痛非在己也而爲之疾痛何也似祖曰出於自然不可已也曰安得自然如此若體究此理知其所從來則仁之道不遠矣

聖門學者以克己為本

上蔡謝氏曰心者何也仁是已仁者何也活者爲仁死者為不仁今人身體麻痺不知痛癢謂之不仁桃杏之核可種而生者謂之桃仁杏仁言有生之意推此仁可見矣○問一日静坐見一切事平等皆在我和氣中此是仁否曰此只是静中工夫只是心虛氣平也須是憑事時有此氣象方好○仁者天之理非杜撰也故哭死而哀非爲生也經德不回非干祿也言語必信非正行也天理當然而已矣當然而爲之是爲天之所爲也聖門學者大要以克己為本克己復禮無私心焉則天矣

和靖尹氏曰鮑某嘗問伊川仁者愛人便是仁乎伊川云愛人仁之

天心所以至仁

事耳焞時侍坐歸因取論語中說仁事致思久之忽有所得遂見伊川請益曰某以仁惟公可盡之伊川沉思久之云思而至此學者所難及也天心所以至仁者惟公爾人能至公便是仁○謝收嘗問學於伊川伊川云學之大無如仁汝謂仁是如何謝久之無入處一日再問愛人是仁否伊川云愛人乃仁之端非仁也謝收去焞因曰某謂仁者公而已伊川云何謂也焞曰能好人能惡人伊川云善涵養不易見得到此

延平李氏答朱元晦書曰仁字難說論語一部只是說與門弟子求仁之方知所以用心庶幾私欲沉天理見則知仁矣如顏子仲弓之問聖人所以答之之語皆其切要用力處也孟子曰仁人心也心體通有無貫幽明無不包括與人指示於發用處求之也又曰仁者人也人之一躰便是天理無所不備具若合而言之人與仁之名亡則渾是道理也來諭以謂仁是心之正理能發能用底一箇端緒如胎育包涵其中生氣無不純備而流動發生自然之機又無頃刻停息憤盈發洩觸處貫通體用相循初無間斷此說推擴得甚好但又云人之所以為人而異乎禽獸者以是而已若犬之性牛之性則不得而與焉若如此說恐有礙蓋天地中所生物本源則一雖禽獸草木生理亦無頃刻停息間斷者但人得其秀而最靈五常中和之氣所聚禽獸得其偏而已此其所以異也若謂流動發生自然之機與夫無頃刻停息間斷即禽獸之躰亦自如此若以為此理唯人獨得之即恐推測躰認處未精於他處便有差也又云須躰認到此純一不雜處方見渾然與物同躰氣象

一段語却無病又云從此推出分殊合宜處便是義以下數句莫不由此而仁一以貫之蓋五常百行無往而非仁也此說大槩是然細推之却似不曾體認得伊川所謂理一分殊龜山云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之意蓋全在知字上用着力也謝上蔡語録云不仁便是死漢不識痛癢了仁字只是有知覺了了之體段若於此不下工夫令透徹即何縁見得本源毫髮之分殊哉若於此不了了即體用不能兼舉矣此正是本源體用兼舉處仁道之頁而桓於此仁之一字正如四德之元而仁義二字正如立天道之陰陽立地道之柔剛皆包攝在此二字爾大抵學者多為私欲所昏故用力不精不見其效若欲於此進步須把斷諸路頭靜坐默識使之泥滓漸漸消去方可不然亦只是說也更熟

思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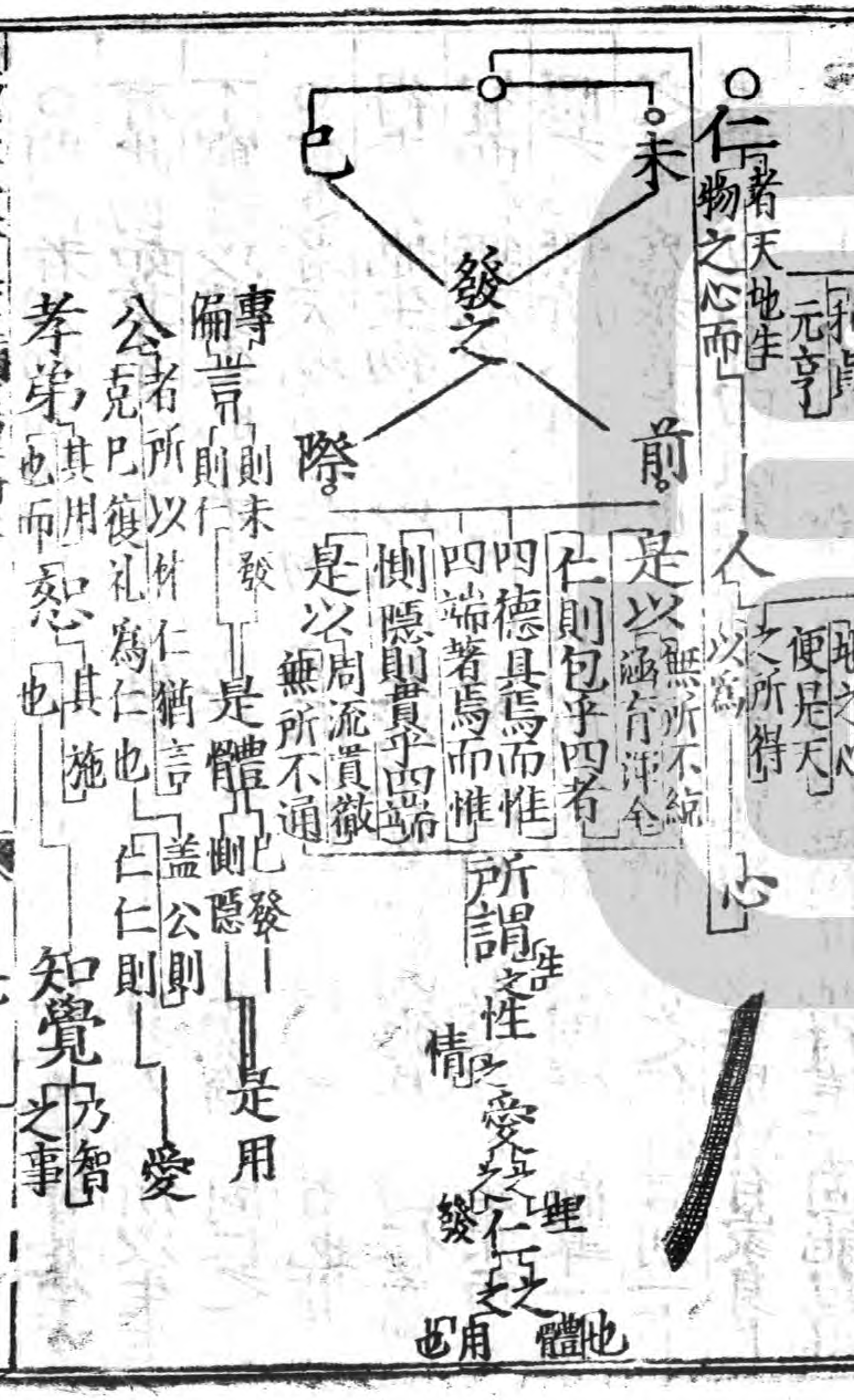
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爲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緫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補註（或問仁者天地生之心朱子曰天地之心只是箇生凡物皆是生方有此物人物生生不窮者以其生也才不生便枯死矣是統論仁躰）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爲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爲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焉則爲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遍舉而該蓋仁之爲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既發而其用不窮誠

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於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己復禮為仁言能克去己私復乎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弟及物恕則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則以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為能不失乎此心也【補註】（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歟仲弓問仁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子曰伯夷叔齊求仁得仁又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又曰殺身成仁則以欲甚於生惡甚於死為能不害乎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坱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或曰若子之言則程子所謂愛情仁性不可以愛為仁者非歟曰不然程子之所謂以愛之發而名仁

者也吾之所論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蓋所謂情性者雖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脉絡之通各有攸屬者則曷嘗判然離絕而不相管哉吾方病夫學者誦程子之言而不求其意遂至於判然離愛而言仁故特論此以發明其遺意而子顧以為異乎程子之說不亦誤哉【補註】（程子曰孟子云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為仁惻隱固是愛然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為仁孟子言惻隱為仁蓋為前已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或曰程氏之徒言仁多矣蓋有謂愛非仁而以萬物與我為一為仁之體者矣（陳淵問楊龜山曰萬物與我為一其仁之體乎曰然）亦有謂愛非仁而以心有知覺釋仁之名者矣（上蔡謝氏曰心有所覺謂之仁仁則心與事為一草木五穀之實謂之仁取名於生也生則有所覺矣四體之偏痺謂之不仁取名於不知覺也不知覺則死矣事有感而隨之以喜怒哀樂應之以酬酢萬變者非知覺不能也身與事接而心莫然不省者以四體不仁無異也然則不仁者雖生無以異於死雖有心亦鄰於無心雖有四體亦弗為吾用也故視而弗見聽而弗聞食而不知其味此善學者

（所以汲汲於求仁也）今子之言若是然則彼皆非歟曰彼謂物我爲一者可以見仁之無不愛矣而非仁之所以爲體之真也彼謂心有知覺者可以見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實也觀孔子答子貢博施濟衆之問與程子所謂覺不可以訓仁者則可見矣子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抑泛言同體者使人含糊昏緩而無警切之功其弊或至於認物為己者有之矣專言知覺者使人張皇迫躁而無沉潛之味其弊或至於認欲為理者有之矣一忘一助二者蓋胥失之而知覺之云者於聖門所云樂山能守之氣象尤不相似子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因并記其語作仁說〔補註〕（子貢問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程子曰不仁者無所知覺為仁則不可孟子云心勿忘勿助長也一忘指揚氏泛言同體一助指湖氏專言知覺論語曰仁者樂山知及之仁能守之）

仁說圖


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
元亨利貞
人之所得以爲心
便是天地之心
未
已
發之
前
際
是以涵育渾全無所不統
仁則包乎四者
四德具焉而惟
四端著焉而惟
惻隱則貫乎四端
是以周流貫徹無所不通
所謂生之性
愛之理
仁之體也
情之發
愛之發
仁之用也
專言則未發是體
偏言則已發是用
惻隱
公者所以體仁猶言克己復禮為仁也
蓋公則仁
仁則愛
孝弟其用也
而恕其施也
知覺乃智之事

○問仁者天地生物之心曰天地之心只是箇生凡物皆是生方有此物如草木之萌芽枝葉條幹皆是生方有之人物所以生生不窮者以其生也才不生便乾枯死了這箇是統論一箇仁之體○仁也者天地所以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爲心者也惟其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是以未發之前四德具焉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統已發之際四端著焉曰惻隱羞惡辭遜是非而惻隱之心無所不通此仁之體用所以涵育渾全周流貫徹專一心之妙而爲衆善之長也○問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曰須先識得元與仁是箇甚物事更就自家身上看甚麽是仁甚麽是義禮智既識得這箇便見得這一箇能包得那數箇元只是初底便是如木之萌如草之芽其在人如惻然有隱初來底意思便是所以程子謂看雞雛可以觀仁爲是那嫩小底便是仁底意思在楊道夫曰如先生之言正是程子說復其見天地之心復之初爻便是天地生物之心也曰今只將公所見看所謂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觀之便見○問仁者心之德愛之理曰仁者心之德猶言潤者水之德燥者火之德愛之理猶言木之根水之源試以此意思之○仁者愛之理理是根愛是苗仁之愛如糖之甜醋之酸愛是那滋味○仁是根愛是苗不可便喚苗做根然而這箇苗却定是從那根上來○愛是惻隱惻隱是情其理則謂之仁心之德德又只是愛謂之心之德却是愛之本柄○心之德是統言愛之理是就仁義禮智上分說如義便是宜之理禮便是別之理智便是知之理但理會得愛

程[illegible]見天地之心

之理便理會得心之德又曰愛雖是情愛之理是仁也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事仁者愛之體愛者仁之用愛是箇動物事理是箇靜物事理便是性緣裏面有這愛之理所以發出來無不愛程子曰心如穀種其生之性乃仁也生之性便是愛之理○問渾然無私便是愛之理行仁而有得於己便是心之德否曰如此解釋文義亦可但恐本領上未透徹爾○又問一性稟於天而萬善皆具仁義禮智所以分統萬善而合爲一性者也方寂然不動此理完然是爲性之本體及因事感發而見於中節之時則一事所形一理隨著一理之當一善之所由得仁固性也而見於事親從兄之際莫非仁之發也有子謂孝弟行仁之本說者於是以愛言仁而愛不足以盡之以心喻仁而心實宰之必曰仁者愛之理然後仁之體明曰仁者心之德然後仁之用顯學者識是愛之理而後可以全此心之德如何曰大意固如此然說得未明只看文字意脉不接續處便是見得未親切曰覺是不合分體用言之否曰然只是一箇心便自具了仁之體用喜怒哀樂未發處是體發於惻隱處便却是情因舉天地萬物同體之意極問其理曰須是近裏著身推究未干天地萬物事也須知所謂心之德者即程先生穀種之說所謂愛之理者則正謂仁是未發之愛愛是已發之仁爾只以此意推之不須外邊添入道理若於此處認得仁字即不妨與天地萬物同體若不會得便將天地萬物同體爲仁却轉無交涉矣孔門之教說許多仁却未曾正定說出蓋此理直是難言若立下一箇定說便該括不盡且直於自家身分上體究久之自然通

達程子謂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須是統看仁如何却包得數者又却分看義禮智信如何亦謂之仁大抵於仁上見得盡須知發於剛果處亦是仁發於辭遜是非亦是仁且款曲研究識盡全體正猶觀山所謂橫看成嶺直看成峯若自家見他不盡初謂只是一嶺及少時又見一峯出來便是未曾盡見全山到底無定據也○問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此即人物初生時驗之可見人物均受天地之氣而生所以同一體如人兄弟身形而皆出父母胞胎所以皆當愛故推老老之心則及人之老推幼幼之心則及人之幼惟仁者其心公溥實見此理故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否曰人與萬物均受此氣均得此理所以皆當愛便是[illegible]如此愛字不在同體上說自不屬同[illegible]事他那物事自是愛這箇是說那無所不愛了方能得同體若愛則是自然愛不是同體了方愛惟其同體所以無所不愛所以愛者以其有此心也所以無所不愛者以其同體也仁者愛之理只是愛之道理猶言生之性愛則是理之見於用者也蓋仁性也性自是理而已愛是情情則發於用性者指其未發故曰仁者愛之理情即已發故曰愛者仁之用○問仁者愛之理曰這一句只將心性情看便分明一身之中渾然自有箇主宰者心也有仁義禮智則是性發爲惻隱羞惡辭遜是非則是情惻隱愛也仁之端也仁是體愛是用又曰愛之理愛自仁出也然亦不可離了愛去說仁問韓愈博愛之謂仁曰是指情爲性了問周子說愛曰仁與博愛之說如何曰愛曰仁猶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是就愛處指出仁若博愛

之謂仁之謂便是把博愛做仁了終不同○以生字說仁生自是上一節事當來天地生我底意我而今須要自體認得試自看一箇物堅硬如頑石成甚物事此便是不仁藹乎若春暘之温泓乎若醴酒之醇此是形容仁底意思○仁是根惻隱是萌芽親親仁民愛物便是推廣到枝葉處○問伊川云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曰物之初生其本未遠固好看及幹成葉茂便不好看如赤子入井時惻隱怵惕之心只此子仁見得時却好看到得發政施仁其仁固廣便看不見得何處是仁○萬物之生天命流行自始至終無非此理但初生之際淳粹未散尤易見爾只如元亨利貞皆是善而元則爲善之長亨利貞皆是那裏來仁義禮智亦皆善也而仁則爲萬善之首義禮智皆從這裏出爾○仁自是箇和柔底物事譬如物之初生自較和柔及至夏間長茂方始稍堅硬秋則收結成實冬則斂藏然四時生氣無不該貫如程子說生意處非是說以生意爲仁只是說生物皆能發動死物則都不能譬如穀種蒸殺則不能生也又曰以穀種譬之一粒穀春則發生夏則成苗秋則結實冬則收藏生意依舊包在裏面每箇穀子裏有一箇生意藏在裏面種而後生也仁義禮智亦然又曰仁與禮自是有箇發生底意思○義與智自是有箇收斂底意思○或問仁有生意如何曰只此生意心是活物必有此心乃能知辭遜必有此心不能知羞惡必有此心乃能知是非此心不生又烏能辭遜羞惡是非且如春之生物也至於夏之長則是生者長秋之遂亦是生者遂冬之成亦是生者成也百穀之熟方及七八分若斬斷其根則生

者喪矣其穀亦只得七八分若生者不喪須及十分收而藏之生者似息叅明年種之又復有生○問養者論仁包四者蒙教以初底意思看仁帥觀孟子四端處是頗認得此意曰如何曰仁者生之理而動之機也惟其運轉流通無所間斷故謂之仁故能貫通四者曰這自是難説他自活今若恁地看得來只見得一邊只見得他用處不見他體了問生之理便是體否曰若要見得分明只看程先生説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便分明若更要真實識得仁之體只看夫子所謂克己復禮克去己私如何便喚得做仁曰若如此看則程子所謂公字愈覺親切曰公也只是仁底殼子盡他未得在畢竟裏面是箇甚物事生之性也只是狀得仁之體○問仁包四德如元者善之長從四時生物意思觀之則陰陽都偏了曰如此則秋冬都無生物氣象但生生之意至此退了到得退未盡處則陽氣依舊在○問周子牕前草不除去即是謂生意與自家一般曰他也只是偶然見與自家意思相契又問横渠驢鳴是天機自動意思曰固是但也是偶然見他如此如謂草與自家意思一般木葉便不與自家意思一般乎如驢鳴與自家呼喚一般馬鳴便不與自家一般乎問程子觀天地生物氣象也是如此曰他也只是偶然見如此便説出來示人而今不成只管去守看生物氣象○問程子謂切脉可以體仁莫是心誠求之之意否曰還是切脉底是仁那脉是仁曰切脉是仁曰若如此則當切脉時又用着箇意思去體仁復問童蜚卿曰切脉體仁又如何曰脉是那血氣周流切脉則便可以見仁曰然恐只是恁地脉理貫

通乎一身仁之理亦是恁地又問雞雛如何是仁楊道夫曰先生嘗謂初與嫩底便是曰如此看較分明蓋當是時飲啄自如未有所謂爭鬬侵陵之患者只此便是仁也○問觀雞雛可觀仁何也曰凡物皆可觀此偶見雞雛而言耳（小小之物生理悉具）○問聖賢言仁有專指體而言者有包體用而言者曰仁對義禮智言之則爲體專言之則兼體用○孔子說仁多說體孟子說仁多說用如克己復禮惻隱之心之類○以心之德而專言之則未發是體已發是用以愛之理而偏言之則仁便是體惻隱是用○問程子云仁道難言唯公近之非以公訓仁當只公之時仁之氣象自可嘿識曰公固非仁然公乃所以仁也仁之氣象於此固可嘿識然學者之於仁非徒欲識之而已○仁是愛底道理公是仁底道理故公則仁仁則愛公卻是仁發處無公則仁行不得○公之爲仁公不可與仁並比看公只是無私纔無私這仁但流行程先生云唯公爲近之卻不是近似之近纔公仁便在此故云近猶云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不是道在先後上只知先後便近於道如去其壅塞則水自流通水之流通卻不是去壅塞底物事故出來水自是元有只被塞了纔除了塞便流仁自是元有只被私意隔了纔克去己私故底便是仁○葉賀孫問公是仁之體仁是理曰不用恁地說徒然不分曉只公是無私無私則理無或蔽今人喜也是私喜怒也是私怒哀也是私哀懼也是私懼愛也是私愛惡也是私惡欲也是私欲苟能克去己私擴然大公則喜是公喜怒是公怒哀懼愛惡欲莫非公矣此處煞係利害顏子所授於夫子只是克己復禮爲仁

○或問仁與公之別曰仁在内公在外又曰惟仁然後能公又曰仁是本有之理公是克己工夫極至處故惟仁然後能公理甚分明故程子曰公而以人體之則是克盡己私之後只就自身上看便見得仁也○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蓋公猶無塵也人猶鏡也仁則猶鏡之光明也鏡無纖塵則光明人能無一毫之私欲則仁然鏡之明非自外求也只是鏡元來自有這光明今不爲塵所昏爾人之仁亦非自外得也只是人心元來自有這仁今不爲私欲所蔽爾故人無私欲則心之體用廣大流行而無時不仁所以能愛能恕仁之道只消道一公字非以公爲仁須是公而以人體之伊川自曰不可以公爲仁世有以公爲心而慘刻不恤者須公而有惻隱之心此功夫却在人字上盖人體之以公方是仁若以私欲則不仁矣○仁是人心所固有之理公則仁私則不仁未可便以公爲仁須是體之以人方是仁公恕愛皆所以言仁者也公在仁之前恕與愛在仁之後公則能仁仁則能愛能恕故也○問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竊謂此段之意人字只是指吾此身而言與中庸言仁者人也之人字不同不必更有安排在體字上蓋仁者心之德主性情宰萬事本是吾身至親至切底物公只是仁之理專言公則只虛空說着理而不見其切於己故必以身體之然後我與理合而謂之仁亦猶孟子合而言之道也然公果如之何而體如之何而謂之仁亦不過克盡己私至於此心豁然瑩淨光潔徹表裏純是天理之公生生無間斷則天地生物之意常存故其寂而未發惺惺不昧如一元之德昭融於地中之復無一事一

物不涵在吾生理之中其隨感而動也惻然有隱如春陽發達於地上之豫無一事非此理之貫無一物非此生意之所被矣此體公之所以為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雖或為義為禮為智為信無所往而不通也不審是否曰此說得之○問公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愛是仁之發處恕是推其愛之之心以及物否曰如公所言亦非不是只是自是湊合不著都無滋味又問莫是帶那上文公字說否約然恕與愛本皆出於仁然非公則安能恕安能愛又問愛只是合下發處便愛未有以及物在恕則方能推己以及物否曰仁之發處自是愛恕是推那愛底愛是恕之所推者若不是恕去推那愛也不能及物也不能親親仁民愛物只是自愛而已若裏面元有那愛又只推箇甚麽如開溝相似是裏面元有這水所以開着便有水來若裏面元無此水如何會開着便有水若不是去開溝縱有此水也如何得他流出來愛水也開之者恕也又問若不是推其愛以及物縱有此愛也無可得及物否曰不是無可得及物若不能推則不能及物○或問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施與用如何分別曰恕之所施施其愛爾不恕則雖有愛而不能及人也又曰施是從這裏流出用是就事說推己為恕恕是從己流出去及那物愛是才調恁地愛如水恕如水之流又問先生謂愛如水恕如水之流退而思有所未合竊謂仁如水愛如水之潤恕如水之流不審如何曰說得好昨日說過了又曰恕是分俵那愛底如一桶水愛是水恕是分俵此水何處一杓故謂之施愛是仁之用恕所以施愛者又曰施用兩字移

動全不得這般處惟有孔孟能如此下自荀楊諸人便不能便不移易著昔有言盡己之謂忠盡物之謂恕伊川言盡物只可言信推己之謂恕盡恕是推己只可言施如此等處極當細看○上蔡以知覺言仁只知覺得那應事接物底如何便喚做仁須是知覺那裏方是且如一件事是合做與不合做覺得這箇方是仁喚著便應抉著便痛這是心之流注在血氣上底覺得那理之是非這方是流注在理上底喚著不應抉著不痛這固是死人固是不仁喚得應抉著痛只這便是仁則誰箇不會如此須是分作三截看那不關痛癢底是不仁只覺得痛癢不覺得理底雖會那一等也不便是仁須是覺這理方是○或問謝上蔡以覺言仁是如何曰覺者是要覺得箇道理須是分毫不差方能全得此心之德這便是仁若但知得箇痛癢則凡人皆覺得豈盡是仁者邪醫者以頑痺爲不仁以其不覺故謂之不仁不覺固是不仁然便謂覺是仁則不可○問程門以知覺言仁克齋記乃不取何也曰仁離愛不得上蔡諸公不把愛做仁他見伊川言博愛非仁也仁是性愛是情伊川也不是道愛不是仁若當初有人會問必說道愛是仁之情仁是愛之性如此方分曉惜門人只領那意便專以知覺言之於愛之說若將浼焉遂蹉過仁地位去說將仁更無安頓處見孺子匍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這處見得親切聖賢言仁皆從這處說又問知覺亦有生意曰固是將知覺說來冷了覺在知上卻多些小搭在仁邊仁是和底意然添一句又成一重須自看得便都理會得○答張敬夫書曰胡廣仲引孟子先知先覺以明

上蔡心有知覺之說已自不倫其謂知此覺此亦未知指何爲說要之大本既差勿論可也今觀所示乃直以此爲仁則是以知此覺此爲知仁覺仁也仁本吾心之德又將誰使知之而覺之耶若據孟子本文則程子釋之已詳矣曰知是知此事（知此事當如此也）覺是覺此理（知此事之所以當如此之理也）意已分明不必更求玄妙且其意與上蔡之意亦初無干涉也上蔡所謂知覺正謂知寒暖飽饑之類爾推而至於酬酢佑神亦只是此知覺無別物也但所用有大小爾然此亦只是智之發用處但惟仁者爲能兼之故謂仁者心有知覺則可謂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不可蓋仁者心有知覺乃以仁包四者之用而言猶云仁者知所羞惡辭讓云爾若曰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仁之所以得名初不爲此也今不究其所以得名之故乃指

其所兼者便爲仁體正如言仁者必有勇有德者必有言豈可遂以勇爲仁言爲德哉又答曰來教云夫其所以與天地萬物一體者以夫天地之心之所有是乃生生之蘊人與物所公共所謂愛之理也熹詳此數句似頗未安蓋仁只是愛之理人皆有之然人或不公則於其所當愛者又有所不愛惟公則視天地萬物皆爲一體而無所不愛矣若愛之理則是自然本有之理不必爲天地萬物同體而後有也熹嘗所呈似仁說其間不免尚有此意方欲改之而未暇來教以爲不如克齋之云是也然於此却有所未瑩竊謂莫若將公字與仁字且各作一字看得分明然後却看中間兩字相近處之爲親切也若遽混而言之乃是程子所以訶以公便爲仁之失此毫釐間正當子細也又看仁字當并義禮智字看

然後界限分明見得端的今舍彼三者而獨論仁字所以多說而易差也又謂體用一源內外一致爲仁之妙此亦未安蓋義之有羞惡禮之有恭敬智之有是非皆內外一致非獨仁爲然也（南軒張氏）

（與朱子書曰仁之爲說推原其本人與天地萬物一體也是以其愛無所不至猶人之身無分寸之膚而不貫通則無分寸之膚不愛也故以惟公近之之語形容仁體最爲親切欲人體夫所以愛者言仁然愛字只是明得其用必曰仁者愛之理則親切也夫其所以與天地一體者以夫天地之心之所存是乃生生之蘊人與物所公共所謂愛之理者此也故探其本則未發之前愛之理存乎性是乃仁之體察其動則已發之際愛之施被乎物是乃仁之用體用一源內外一致此仁之所以爲妙也）又答曰（程子）

程子言仁本末甚備今撮其大要不過數言蓋曰仁者生之性也而愛其情也孝悌其用也公者所以體仁猶言克己復禮爲仁也學者於前三言者可以識仁之名義於後一言者可以知其用力之方矣今不深考其本末指意之所在但見其分別性情之異便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見其以公爲近仁便謂直指仁體最爲親切殊不知仁乃性之德而愛之本因其性之有仁是以其情能愛但或蔽於有我之私則不能盡其體用之妙惟克己復禮廓然大公然後此體渾全此用昭著動靜本末血脈貫通爾程子之言意蓋如此非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也（此說前書言之已詳今請復以兩言決之如熹之說則性發爲情情根於性未有無性之情無情之性各爲一物而不相管攝二說得失此亦可見）非謂公之一字便是直指仁體也（細觀來諭所謂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則其愛無不溥矣不知此兩句甚處是直指仁體處若以愛無不溥爲仁之體則陷於以情爲性之失高明之見必不至此若以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便爲仁體則恐所謂公者漠然無情但如虛空木石雖其同體之物尚不能有以相愛況能無所不溥乎然則此兩句初未嘗有一字說着仁體須知仁是本有之性生物之心惟公爲能體之非因公而後有也故曰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細看此語卻是人字裏面帶得仁字過來）由漢以來以愛言仁之弊正爲不察性情之辨而遂以情爲性爾今欲矯其弊

反使仁字汎然無所歸宿而性情遂至於不相管可謂矯枉過直是亦枉而已矣其敝將使學者終日言仁而實未識其名義且又并與天地之心性情之德而昧焉竊謂程子之意必不如此（南軒書云仁說如天地以生物為心之語平看雖不妨然不若只云天地生物之心人得之為人之心似完全仁道難名惟公近之然不可便以公為仁又曰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此意指仁之體極為深切愛只是情蓋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焉則其愛無不溥矣如此看乃可由漢以來言仁者蓋未嘗不以愛為言也）○問愛之理實具於心心之德發而為愛否曰解釋文義則可實下功夫當如何曰據其已發之愛則知其為心之德指其未發之仁則知其為愛之理曰某記少時與人講論此等道理見得未真又不敢斷定觸處問人自為疑惑皆是臆度所致至今思之可笑須是就自己實做工夫處分明見得這箇道理意味有別如克己復禮則如何為仁居處恭執事敬與出門如見大賓之類亦然克己復禮本非仁却須從克己復禮中尋究仁在何處親切貼身體驗出來不須向外處求周謨曰平居持養只克去己私便是本心之德流行發見無非愛而已曰此語近正如疏導溝渠初為物所壅蔽才疏導得通則水自流行克己復禮便是疏導意思流行處便是仁○問敦厚虛靜者仁之本曰敦厚虛靜是為仁之本又問虛者仁之原曰虛只是無欲故虛虛明無欲此仁之所由生也又問此虛字與一大清虛之虛如何曰這虛也只是無欲渠便將這箇與做道體然虛對實而言却不似形而上者○程子云本宰把捉不定皆是不仁問心之本體湛然虛明無一毫私欲之累則心德未嘗不存矣把捉不定則為私欲所亂是心外馳而其德亡矣曰如公所言則是把捉不定故謂之不仁

今此但曰皆是不仁乃是言惟其不仁所以致把捉不定也○余正叔謂無私欲是仁曰謂之無私欲然後仁則可謂無私便是仁則不可蓋惟無私欲而後仁始見如無所壅底而後水方行方叔曰與天地萬物為一體是仁曰無私是仁之前事與天地萬物為一體是仁之後事惟無私然後仁惟仁然後與天地萬物為一體要在二者之間識得畢竟仁是甚模樣欲曉得仁名義須并義禮智三字看欲真箇見得仁底模樣須是後克己復禮做工夫去今人說仁如糖皆道是甜不曾喫着不知甜是甚滋味聖人都不說破在學者以身體之而已矣○問程子云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如何以此便謂之仁曰亦是仁也若能到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處皆可謂之仁○問存得此心便是仁曰且要存得此心不為私欲所勝遇事每每着精神照管不可隨物流去須要緊緊守着若常存得此心應事接物雖不中不遠思慮紛擾于中都是不能存此心此心不存合視處也不知視合聽處也不知聽或問莫在於敬否曰敬非別是一事常喚醒此心便是人每日只鶻鶻突突過了心都不曾收拾得在裏面又曰仁雖似有剛直意畢竟本是个温和之物但出來發用時有許多般須得是非辭遜斷制三者方成仁之事及至事定三者各退仁仍舊温和緣是他本性如此人但見有是非節文斷制却謂都是仁之本意則非也春本温和故能生物所以說仁如春○問求仁曰看來仁字只是箇渾淪底道理如大學致知格物所以求仁也中庸博學審問謹思明辨力行亦所以求仁也○學者須是求仁所謂求仁者不放此心聖人亦

只教人求仁蓋仁義禮智四者仁足以包之若是存得仁自然頭頭做着不用逐事安排故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今看大本亦要識此意所謂顧諟天之明命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前輩教人求仁只說是淵深溫粹義理飽足○問仁曰聖賢說話有說自然道理處如仁人心是也有說做工夫處如克己復禮是也○二程先生之前學者全不知有仁字凡聖賢說仁處不過只作愛字看了自二先生以來學者始知理會仁字不敢只作愛說然其流復不免有弊者蓋專務說仁而於操存涵泳之功不免有所忽略故無復優柔厭飫之味克己復禮之實不但其蔽也愚而已而又一向離了愛字懸空揣摸既無真實見處故其為說恍惚驚怪弊病有端殆又不若全不知有仁字而只作愛字看却之為愈也其[illegible]嘗謂若實欲求仁固莫若力行之近但不學以明之則有擿埴冥行之患故其蔽愚若主敬致知交相為助則自無此蔽矣若且欲曉得仁之名義則又不若且將愛字推求若見得仁之所以愛而愛之所以不能盡仁則仁之名義意思瞭然在目矣初不必求之於恍惚有無之間也

南軒張氏曰仁者天下之正理此言仁乃天下之正理也天下之正理而體之於人所謂仁也若一毫之偏則失其正理而為不仁矣

勉齋黃氏曰仁包四者包字須看得出嘗記朱先生云未發則有仁義禮智之性而仁則包四德已發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而惻隱則貫四端貫字如一箇物串在四箇物裏面過包字如四箇物都合在一箇物裏面

北溪陳氏曰仁道甚廣大精微可以用處只爲愛而發見之端爲惻隱又曰仁是此心生理全處常生生不息故其端緒方從心中萌動發出來自是惻然有隱由惻隱而充及到那物上遂成愛故仁乃是愛之根而惻隱則根之萌芽而愛則又萌芽之長茂已成者也觀此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用則自可見得脉絡相關處矣○孔門教人求仁爲大只專言仁以仁包萬善能仁則萬善在其中矣至孟子乃兼仁義對言之猶四時之陰陽也○自孔門後人都不識仁漢人只把做恩愛說是又太泥了愛又就上起樓起閣將仁看得全粗了故韓子遂以博愛爲仁至程子始分別得明白謂仁是性愛是情然自程子此言一出門人又將愛全掉了一向求高遠去不知仁是愛之性愛是仁之情愛雖不可以正名仁而仁亦豈能離得愛上蔡遂專以知覺言仁夫仁者固能知覺謂知覺爲仁則不可若轉一步看只知覺純是理便是仁也龜山又以萬物與我爲一爲仁體夫仁者固能與萬物爲一謂與萬物爲一爲仁則不可此乃是仁之量若能轉來看於與物爲一之前徹表裏純是天理流行無間便是仁也呂氏克己銘又欲克去有己須與物合爲一體方爲仁認得仁都曠蕩在外了於我都無統攝必己與物對時方下得克己工夫若平居獨處不與物對時工夫便無可下手處可謂疎闊之甚據其實己如何得與物合一洞然八方如何得皆在我闥之內此不過只是想像箇仁中大底氣象如此耳仁實何在焉殊失向來孔顏傳授心法本旨其他門人又淺皆無有說得親切者○仁有以理言者有以心言者有以事言者

以理言則只是此心全體天理之公如文公所謂心之德愛之理此是以理言者也心之德乃專言而其體也愛之理乃偏言而其用也程子曰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亦以理言者也以心言則知此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絕無一毫人欲之私以間之也如夫子稱回心三月不違仁程子謂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及雍也不知其仁等類皆是以心言者也以事言則只是理當而無私心之謂如夷齊求仁而得仁殷有三仁及子文之忠文子之清皆未知焉得仁等類是也若以用工言則只是去人欲復天理以全其本心之德而已矣如夫子當時答群弟子問仁雖各隨其才質病痛之不同而其旨意所歸大㮣不越乎此**集覽**（子文之忠按左傳子文姓鬬名穀於菟為令尹乃楚上卿執政者也事見宣公四年文子之清按左傳文子姓陳名須無為齊大夫事見襄公二十）

（五條）

問明道謂學者能識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講求經義皆栽培之意若仁之在人心一耳不學之人獨無仁乎潛室陳氏曰識得仁體謂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既體認得分明無私意夾雜又須讀書涵泳義理以灌溉滋養之○問周子曰愛曰仁程子云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為仁程子學周子者也何故議論迥別曰[illegible]言性者必有驗於情故孟子以惻隱為仁之端周子以愛言仁也皆是指情以明性若便以愛為仁則是指情為性語死不圓矣韓子博愛之仁是○問仁者有知覺知覺何可以盡仁哉仁者特有之耳竊以為統言知覺已入智中來曰程門雖有以覺言仁然不專主此說其他話頭甚多上蔡專主此說所以晦翁絕口

[illegible]言性者驗於情

不言只說愛之理心之德此一轉語亦含知覺在中可更思求○問仁者偏言之只一事兼言之則包四端四端皆心之德頭面迥異仁既是愛之理則義禮智亦當謂之理四者皆當用工夫然孔門大率多去仁上着力何邪曰所謂愛之理是偏言之將四端分作四去看截然界限不可相侵心之德是兼言之將四端只作仁字看仁爲善之長猶冢之嫡長子包貫得諸子故獨以理言以心德言須見移在諸位上用不同方是語理○問晦翁說仁爲愛之理心之德如何曰愛是情理是性心統性情者也單說愛字與心字猶是就情上看必曰愛之理心之德方和性在裏面是愛之所以爲愛而心之所以爲心者也是之謂仁前輩謂心如穀種能生處即是他所以爲穀種處故桃杏之核皆曰仁孔門不曾止說仁

之體段只說求仁爲仁之方孟子方說怵惕惻隱處以狀仁之體段又說仁人心也須認得仁爲人心方見仁着落所以不仁之人全無人心既無人心間他怎麼羞惡恭敬是非仁包四端即此可見心如穀種所以生處是性生許多枝葉處便是情心亦是有形影底物事情亦是有形影底物事獨性無形影○問程子云把捉不定皆是不仁者曰仁人心也心走作不在腔子裏則人形雖具而所以爲形者死矣故謂之不仁

西山眞氏曰仁之一字從古無訓且如義訓宜禮訓理又訓履智訓知皆可以一字名獨惟仁不可以一字訓孟子曰仁者人也亦只是言仁者乃人之所以爲人之理亦不是以人訓仁蓋緣仁之道大包五常貫萬善所以不可以一言盡之自漢以後儒者只將

愛學說仁殊不知仁固主乎愛然愛不足以盡仁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惻隱者此心惻然有隱即所謂愛也然只是仁之發端而已韓文公言博愛之謂仁程先生非之以爲仁自是性愛自是情以愛爲仁是以情爲性也至哉言乎朱文公先生始以愛之理心之德六字形容之所謂愛之理者言仁非止乎愛乃愛之理也蓋以體言之則仁之道大無所不包發而爲用則主乎愛仁者愛之體也愛者仁之用也愛者如見赤子入井而惻然欲有以救之以至矜憐憫惜慈祥恩惠愛之謂也性中既有仁發出來便是愛如根上發出苗以苗爲出於根則可以苗便爲根則不可以愛出於仁則可以愛便是仁則不可故文公以愛之理三字言之。說得盡。又曰心之德何也蓋心者此身之主而其理則得於天仁

仁爲五常之本

文公有功於學者

孟氏明用力之難

學者以強矯自厲

義禮智皆此心之德而仁又爲五常之本如元亨利貞皆乾之德而元獨爲四德之長天之元即人之元也元爲天之全德故仁亦爲人心之全德然仁之所以爲心之德者正以主乎愛故也仁所以能愛者蓋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得之以爲心是以主乎愛也愛之理心之德六字之義乃先儒所未發而朱文公始發之其有功於學者至矣豈可不深味之乎。自非聖人未有不由恕而至仁者故孟氏亦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恕以強言蓋明用力之難學者當以強矯自厲夫恕之所以難者何也道心惟微物欲易錮私見一立人已異觀天理之公於是遏絕而不行矣有志於仁者當知穹壤之間與吾並生莫非同體體同則性同性同則情同公其心平其施必均齊而毋偏吝必方正而無傾邪即是以

聖賢深切爲人

性將無一物不獲者此所謂絜矩之道也然大學既言絜矩而繼以義利者豈異指哉利則惟已是營義則與人同欲世之君子平居論說孰不以平物我公好惡爲當然而私意橫生莫能自克者以利焉爾利也者其本心之螟螣正塗之榛莽與大學丁寧於絕簡孟子懇激於首章聖賢深切爲人未有先乎此者然則士之求仁當自絜矩始而推其端又自明義利之分始○凡天下至微之物皆有箇心發生皆從此出緣是稟受之初皆得天地發生之心以爲心故其心無不能發生者一物有一心自心中發出生意又成無限物且如蓮實之中有所謂荷者便儼然如一根之荷他物亦莫不如是故上蔡先生論仁以桃仁杏仁比之謂其中有生意纔種便生故也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全具天地之理故其爲

人心之大與天地同

心又最靈於物故其所蘊生意纔發出則近而親親推而仁民又推而愛物無所不可以至於覆冒四海惠利百世亦自此而推之爾此人心之大所以與天地同量也然一爲利祿所汨則私意橫生遂流而爲殘忍爲刻薄則生意消亡頑如鐵石便與禽獸相去不遠豈不可畏也哉今爲學須要常存此心平居省察覺得胸中盎然有慈祥惻怛之意無忮忍刻害之私此即所謂本心即所謂仁也便當存之養之使之不失則萬善皆從此而生○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其心本無不仁只因有私欲便有違仁之時能克去私欲則心常仁矣心者指知覺而言也仁者指心所具之理而言也蓋圓外竅中者是心之體（謂形質也此乃血肉之心）虛靈知覺者是心之靈（靈謂精爽也言其妙則謂神明不則）仁義禮智信是心之理（理即性也）知覺屬氣凡

能識痛痒識利害識義理者皆是也（此所謂人心）若仁義禮智信則純是義理（此所謂道心）人能克去私欲則所知覺者皆義理不能克去私欲則所知覺者物我利害之私而已純是理即是不遠仁雜以私欲便是遠仁○手足不仁者非曰手足自不仁也盖手足本吾一體緣風痺之人血氣不貫於手足便與不屬已相似人與物亦本吾一體緣頑忍之人此心不貫於人物亦與不屬已相似風痺之人不仁於手足頑忍之人不仁於民物皆以其不屬已故也殊不知天地吾之父母與人雖有彼我之貴賤物亦有貴賤之殊要本同一體只緣私意一生天理泯絕便以人己爲二致亦如手足本是吾身之物只緣風邪所中血氣隔塞遂以手足爲外物手足民物之比也風邪私意之比也人無私意之害則民物之休戚自然相關一見赤子入井則此心爲之怵惕無風邪之病則手足之痒痾亦自然相關雖小小疾苦此心亦爲之痛楚當如此玩味方驗程子痿痺不仁之意

魯齋許氏曰仁爲四德之長元者善之長前人訓元爲廣大直是有理心胸不廣大安能愛敬安能教思容保民無疆○仁與元俱包四德而俱列並稱所謂合之不渾離之不散仁者性之至而愛之理也愛者情之發而仁之用也公者人之所以爲仁之道也元者天之所以爲仁之至也仁者人心之所固有而私或蔽之以陷於不仁故仁者必克己克己則公公則仁仁則愛未至於仁則愛不可以充體若夫知覺則知之用而仁者之所兼也元者四德之長故兼亨利貞仁者五常之長故兼義礼智信此仁者所以必有知

聖人之仁如天地

覺不可便以知覺名仁也

臨川吳氏曰天之爲天也元而已人之爲人也仁而已四序一元也五常一人也人之有仁如木之有本木有本榦枝所由生也人有仁萬善所由出也人而賊其仁猶木戕其本也木無本則其枝瘁而榦枯人不仁則其心死而身雖生也奚取○仁者壽非聖人之言乎天地生物之心曰仁惟天地之壽最久聖人之仁如天地亦惟上古聖人之壽最久人所稟受有萬不齊豈能人人如聖人之仁哉夫人全德固未易全然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而非仁者得三百三千之一亦可謂仁則亦可以得壽矣予嘗執此槩天下之人凡氣之温和者壽質之慈良者壽量之寬洪者壽貌之重厚者壽言之簡默者壽蓋温和也慈良也寬洪也重厚也簡默也皆仁之一端其壽之長决非猛厲殘忍褊狹輕薄淺躁者之所能及也○夫東西南北地之四方也而東爲先元亨利貞天之四德也而元爲長地之東天之元時之春人之仁也易曰體仁足以長人仁者何人之心也苟能體此則有我之私纖芥不留民物之春洞徹無間眞足爲人之長矣不然失其本心沒於下流而不能自拔也又奚長之云

性理大全卷之三十五

性理大全卷之三十六

性理八

仁義

聖人立人之道

程子曰仲尼言仁未嘗兼義獨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孟子言仁必以義配盖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義之爲用而不外焉者可與論道矣世之論仁義者多矣之不然則混而無別非知仁義之說也○昔者聖人立人之道曰仁曰義孔子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唯能親親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唯能尊賢故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唯仁與義盡人之道則謂之聖人○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仁義之氣睟然達於外

朱子曰仁義如陰陽只是一氣陽是正長底氣陰是大消底氣仁便

是方生底義義便是收囘頭底仁要之仁未能盡得道體道則平鋪地散在裏仁固未能盡得然仁却是足以該道之體若識得陽便識得陰識得仁便識得義識得一箇便曉得其餘箇○問於仁也柔於義也剛曰仁體柔而用剛義體剛而用柔又問此豈所謂陽根陰陰根陽邪曰然○問自太極之動言之則仁爲剛而義爲柔自一物中陰陽言之則仁之用柔義之用剛曰是如此仁便有箇流動發越之意然其用則慈柔義便有箇商量從宜之意然其用則決裂○問仁義體用動靜何如曰仁固爲體義固爲用然仁義各有體用各有動靜○仁義互爲體用動靜仁之體本靜而其用則流行不窮義之用本動而其體則各正其所○義之嚴肅即是仁底收斂○尋常人施恩惠底心便發得易當刑殺時此心便疑可見仁屬陽屬剛義屬陰屬黄直卿云只將舒斂二字看便見喜則舒怒則斂○問義者仁之質曰義有裁制割斷意是把定處便發出許多仁來如非禮勿視聽言動便是把定處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便是流行處○問孟子以惻隱爲仁之端羞惡爲義之端周子云愛曰仁宜曰義然以其存於心者而言則惻隱與愛固爲仁心之發然羞惡乃就恥不義上反說而非直指義之端也宜字乃是就事物上說不知義在心上其體段如何曰義之在心乃是決裂果斷者也○或曰存得此心即便是仁曰此句甚好但下面說合於心者爲之不合於心者勿爲却又從義上去了不干仁事今且只以孟子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便見得仁義之別蓋仁是此心之德才存得此心即無不仁如說克己復禮亦只是要

得私欲去後此心常存耳未說到行處也說說合於心行之便侵過義人路底界分矣然義之所以能行卻是仁之用處學者須是此心常存方能審度事理而行其所當行也此孔門之學所以必以求仁爲先蓋此是萬理之原萬事之本且要先識認得先存養得方有下手立脚處耳○克己復禮爲仁善善惡惡爲義○仁只是那流行底義是那合當做處仁只是發出來底及至發出來有截然不可亂處便是義○仁存諸心性之所以爲體也義制夫事性之所以爲用也○天命之性流行發用見於日用之間無一息之不然無一物之不體其大端全體即所謂仁而於其間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自然之分如方維上下定位不易釐毫之間不可差謬即所謂義立人之道不過二者而二者則初未嘗相離也○問

龜山說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仁便是體義便是用否曰仁只是流出來底義是合當做底如水流動處是仁流爲江河匯爲池沼便是義如惻隱之心便是仁愛父母愛兄弟愛鄉黨愛朋友故舊有許多等差便是義

問心無內外心而有內外是私心也非天理也故愛吾親而人之親亦所當愛敬吾長而人之長亦所當敬今吾有親則愛焉而人之親不愛有長則敬焉而人之長不敬是心有兩也是二本也且天之生物使之一本而二本可乎南軒張氏曰此緊要處不可毫釐差蓋愛敬之心由一本而施有差等此仁義之道所以未嘗相離也易所謂稱物平施稱物之輕重而吾施無不平焉此吾儒所謂理一而分殊也

開闢發論

孟子提綱挈領

勉齋黃氏曰論語一書未嘗以仁義對言而孟子言仁義者不一而足聖賢之教宜無異指而若是不同何也仁義性所有也夫子言性不可得聞而孟子道性善也夫子教人無非仁義之道使人油然入於仁義而不自知也孟子憫斯世之迷惑故開闢發論直指人心而明告之也五常百行皆性所有而獨言仁義又何也仁義蓋總其名而五常百行其支派也孟子提綱挈領使人由是而推之無往而非仁義也孟子之言仁義也其强爲是名耶抑亦有自來也且何以知其爲性所有而五常百行之總名也夫子固嘗言之矣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三才之道一而已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仁義以理言也人受氣於天賦形於地稟陰陽剛柔之氣質以爲體則具仁義之理以爲性此豈人之所能强名而五常百行詎有出於仁義之外哉○仁義之道不在他求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又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仁義之道根於吾心之固有初非有甚高難能之事也存之於虛靈純一之中推之於動作應酬之際則仁義之道在我矣試以吾平日設心者思之果能事親而孝乎果能處宗族而睦乎果能交於鄉黨朋友而無所愛乎果能視人如己乎果能視民如傷乎即是心而充之以至於無一念之不公則仁之道盡矣果能從兄而順乎果能事上而敬乎果能應事接物而求其是乎果能見利不趨乎果能見害不避乎即是心而充之以至於無一事之不宜則義之道盡矣盡仁義之道則仰不愧俯不

怍而上下與天地同流矣

北溪陳氏曰仁義起發是惻隱羞惡及到那人物上方見得愛與宜故曰愛之理宜之理

仁義禮智

問仁義禮智立名還有意義否朱子曰說仁便有慈愛底意思說義便有剛果底意思聲音氣象自然如此直卿云六經中專言仁者包四端也言仁義而不言禮智者仁包禮義包智○生底意思是仁殺底意思是義發見會通是禮收（一作深）藏不測是智○仁與義是柔斂底禮智是堅實底仁義是頭禮智是尾一似說春秋夏冬相似仁義（一作仁禮）是陽底一截禮智（一作義智）是陰底一截○問仁義禮智體用之別曰自陰陽上看下來仁禮屬陽義智屬陰春夏是陽秋冬是陰只將仁義說則春生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若將仁義禮智說則春仁也夏禮也秋義也冬智也仁禮是敷施出來底義便是肅殺果斷底智便是收藏底如人肚臟有許多事如何見得其智愈大其臟愈深正如易中道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解者多以仁為柔以義為剛非也却是以仁為剛以義為柔蓋仁是箇發出來了便硬而強義便是收斂向裏底外面見之便是柔○仁禮屬陽義智屬陰袁機仲却說義是剛底物合屬陽仁是柔底物合屬陰殊不知舒暢發達便是那剛底意思收斂藏縮便是那柔底意思他只念得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兩句便如此說殊不知正不如此又云以氣之呼吸言之則呼為陽吸為陰吸便是收斂底意鄉飲酒義云溫厚之

氣盛於東南此天地之仁氣也嚴凝之氣盛於西北此天地之義氣也○仁禮屬陽屬健義智屬陰屬順問義則截然有定分有收斂底意思自是屬陰順不知智如何解曰智更是截然更是收斂如知得是知得非知得便了更無作用不似仁義禮三者有作用知只是知得了便交付惻隱羞惡辭遜三者他那箇更收斂得些○人只是此仁義禮智四種心如春夏秋冬千頭萬緒只是此四種心發出來○仁義禮智便是元亨利貞若春間不曾發生得到夏無緣得長秋冬亦無可收藏○問仁是天地之生氣義禮智又於其中分別然其初只是生氣故為全體曰然問肅殺之氣亦只是生氣曰不是一物只是斂些春夏秋冬亦只是一氣○問仁包義禮智惻隱包羞惡辭讓是非元包亨利貞春包夏秋冬以五行言之亦如木是包得火金水曰木是生氣有生氣然後物可得而生若無生氣則火金水皆無自而能生矣故木能包此三者仁義禮智性也性無形影可以摸索只是有這理耳惟情乃可得而見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是也故孟子言性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蓋性無形影惟情可見觀其發處既善則知其性之本善必矣○或問論語言仁處曰理難見氣易見但就氣上看便見如看元亨利貞是也元亨利貞也難看且看春夏秋冬春時盡是溫厚之氣仁便是這般氣象夏秋冬雖不同皆是陽春生育之氣行乎其中故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明道謂義禮智皆仁也若見得此理則聖人言仁處或就仁上說或就事上說皆是這一箇道理程正叔云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曰仁便是惻隱之母又曰若曉得

此理便見得克己復禮私欲盡去便純是溫和沖粹之氣乃天地生物之心其餘人所以未仁者只是心中未有此氣象論語但云求仁之方者是其門人必嘗理會得此一箇道理全但問其求仁之方故夫子隨其人而告之趙致道云李先生云仁是天理之體統曰是○仁有兩般有作為底有自然底看來人之生便自然如此不待作為如說父子欲其親君臣欲其義是他自會如此不待欲也父子自會親君臣自會義既自會恁地便活潑潑地便是仁孟子說乍見孺子入井時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最親切人心自是會如此不是內交要譽方如此大凡人心中皆有仁義禮智然元只是一物發用出來自然成四派如破梨相似破開成四片如東對着西便有南北相對仁對着義便有禮智相對以一歲言之便有寒暑以氣言之便有春夏秋冬以五行言之便有金木水火土且如陰陽之間盡有次第大寒後不成便熱須是且做箇春溫漸次到熱田地大熱後不成便寒須是且做箇秋涼漸次到寒田地所以仁義禮智自成四派各有界限仁流行到義處便成義禮智處便成禮智且如萬物收藏何嘗休了都有生意在裏面如穀種桃仁杏仁之類種着便生不是死物所以名之曰仁見得都是生意如春之生物夏是生物之盛秋是生意漸漸收斂冬是生意收藏又曰春夏是行進去秋冬是退後去正如人呵氣呵出時便熱吸入時便冷○問仁是生底意義禮智則如何曰天只是一元之氣春生時全見是生到夏時長也只是這底到秋來成遂也只是這底到冬天藏斂也只是這底仁義禮智割做四段一箇便是一

箇渾淪看只是一箇○問先生以為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又細分將去程子說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只分到四便住何也曰周先生亦只分到五行住若要細分則如易樣分○若說仁義便如陰陽若說四端便如四時若分四端八字便如八節蓋嘗言仁義禮智只是一箇道理分為兩箇兩箇分為四箇一箇是仁一箇是義一箇是禮一箇是智這四箇便是箇種子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便是種子所生底苗○問以愛名仁是仁之迹以覺言仁是仁之端程子云仁道難名惟公近之不可便以公為仁畢竟仁之全體如何識認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是仁之體否曰覺決不可以言仁雖足以知仁自屬智了愛分明是仁之迹曰惻隱是仁情之動處要識仁須是兼義禮智看有箇宜底意思是義有箇讓底意思是禮有箇別白底意思是智有箇愛底意思是仁仁是天理公是天理故伊川謂惟公近之又恐人滯着隨即曰不可便以公為仁萬物皆備固是仁然仁之得名卻不然○問元亨利貞有次第仁義禮智因發而感則無次第曰發時無次第生時有次第○仁義禮智性之大目皆是形而上者豈可分也○問仁得之最先蓋言仁具義禮智曰先有是生理三者由此推之○仁渾淪言則渾淪都是一箇生意義禮智都是仁對言則仁與義禮智一般○仁與智包得義與智包不得○仁所以包三者蓋義禮智皆是流動底物所以皆從仁上漸漸推出仁智元貞是始終之事這兩頭卻重如坎與震是始萬物終萬物處艮則是中間接續處○問孟子說仁義禮智義在第二太極

四端迭為賓主

圖以義配利則在第三曰禮是陽故曰亨仁義禮智猶言東西南北元亨利貞猶言東南西北一箇是對說一箇是從一邊說起○四端猶四德逐一言之則各自為界限分而言之則仁義又是一大界限故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如乾文言既曰四德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或言性之四端迭為賓主然仁智其總統也恭而無禮則勞是以禮為主也君子義以為質是以義為主也蓋四德未嘗相離遇事則迭見層出要在人默而識之曰說得是○仁義禮智才去尋討他時便動了便不是本來底又曰心之所以會做許多蓋具得許多道理又曰何以見得有此四者因其惻隱知其有仁因其羞惡知其有義又曰伊川穀種之說最好又曰冬之飲湯是宜飲湯夏之飲水是宜飲水冬飲水夏飲湯便不宜○童蜚卿問仁恐是生生不已之意人惟為私意所汨故生意不得流行克去己私則全體大用無時不流行矣曰此是衆人公共說底畢竟緊要處不知如何今要見仁字意思須將仁義禮智四者共看便見仁字分明如何是義如何是禮如何是智如何是仁便仁字自分明若只看仁字越看越不出曰仁字恐只是生意故其發而為惻隱為羞惡為辭遜為是非曰且只得就惻隱字上看楊道夫問先生嘗說仁字就初處看只是乍見孺子入井而怵惕惻隱之心蓋有不期然而然便是初處否曰恁地靠着也不得大抵人之德性上自有此四者意思仁便是箇溫和底意思義便是箇慘烈剛斷底意思禮便是箇宣著發揮底意思智便是箇收斂無痕迹底意思性中有此四者聖門却只以求仁為急者緣

生門求仁為急

仁却是四者之先若常存得温厚底意思在這裏到宣著發揮時便自然會宣著發揮到剛斷時便自然會剛斷到收斂時便自然會收斂若將別箇做主便都對副不著了此仁之所以包四者也直卿問此恐如五行之木若不是先有箇木便亦自生下面四箇不得曰若無木便無火無火便無土無土便無金無金便無水文曰仁字如人釀酒酒方微發時帶些温氣便是仁到發得極熱時便是禮到得熟時便是義到得成酒後却只與水一般便是智又如一日之間早間天氣清明便是仁午間極熱時便是禮晚下漸涼便是義到夜半全然收斂無些形迹時便是智只如此看甚分明○當來得於天者只是箇仁所以為心之全體却自仁中分四界子一界子上是仁之仁一界子上是仁之義一界子是仁之禮一界子是仁之智一箇物事四脚撐在裏面唯仁兼統之心裏只有此四物萬物萬事皆自此出○問如温和之氣固是見得仁若就包四者意思看便自然有節文自然得宜自然明辨曰然○禮者仁之發智者義之藏且以人之資質言之温厚者多謙遜通曉者多刻剝○仁字專言之則混然而難名必以仁義禮智四者兼舉而並觀則其意味情狀互相形比乃為易見仁義禮智同具於性而其體渾然莫得而見至於感物而動然後見其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用而仁義禮智之端於此形焉乃所謂情而程子以謂陽氣發處者此也但此四者同在一處之中而仁乃生物之主故雖居四者之一而四者不能外焉此易傳所以有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之說固非獨以仁為性之統體而謂三者必已發而

後見也大抵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情也心則統乎性情者也以此觀之則區域分辨而不害其同脉絡貫通而不害其別庶乎其得之矣○人之為人孰不具是性若無是四端則亦非人之道矣然分而論之其別有四猶四體然其位各置不容相奪而其體用互為相須合而言之則仁蓋可兼包也故言其未發則仁之體立而義禮智即是而存焉循其既發則惻隱之心形而其羞惡辭讓是非亦由是而著焉故孟子首舉不忍人之心而後復詳於四端也人有之而自謂不能是自賊其良心者也○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領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而始備言之者蓋孔子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詳著其條而說自具至孟子時異端蠭起往往以性為不善孟子思有以明之於是別而言之蓋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儱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如過廟過朝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蓋由其中間衆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為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粲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粲然有條如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凡物必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的之發最可驗故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

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於內則何以有是端於外由其有是端於外所以必知有是理於內而不可誣也故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是則孟子之言性善蓋亦遡其情而逆知之耳○問仁兼四端意思理會不透曰謝上蔡見明道先生舉史文成誦明道謂其玩物喪志上蔡汗流浹背面發赤色明道云此便見得惻隱之心且道上蔡聞得過失恁地慚惶自是羞惡之心如何卻說道見得惻隱之心公試思叉之先生曰惟是有惻隱之心方會動若無惻隱之心卻不會動惟是先動了方始有羞惡方始有恭敬方始有是非動處便是惻隱若不會動卻不成人若不從動處發出所謂羞惡者非羞惡所謂恭敬者非恭敬所謂是非者非是非天地生生之理這些動意未嘗止息看如何梏亡亦未嘗盡消滅自是有時而動學者只怕間斷了

南軒張氏曰四者具於性而根於心猶木之著本水之發源由是而生生不息也仁義禮智根於心而生色於外充盛著見自不可掩故其睟然之和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涵養擴充積久而軌矣理融會動容周旋無非此理○人之性仁義禮智四德具焉其愛之理則仁也宜之理則義也讓之理則禮也知之理則智也是四者雖未形見而其理固根於此則體實具於此矣性之中只有是四者萬善皆管乎是焉而所謂愛之理者是乃天地生物之心而其所由生者也故仁為四德之長而又可以兼包焉惟性之中有是四者故其發見於情則為惻隱羞惡是非辭讓

為仁莫要乎克己

之端而所謂惻隱者亦未嘗不貫通焉此性情之所以為體用而心之道則主乎性情者也人惟己私蔽之以失其性之理而為不仁甚至於為忮為忍豈人之情也哉其陷溺者深矣是以為仁莫要乎克己己私既克則廓然大公而其愛之理素具於性者無所蔽矣愛之理無所蔽則與天地萬物血脉貫通而其用亦無不周矣故指愛以名仁則迷其體（程子所謂愛是情仁是性謂此）而愛之理則仁也指公以為仁則失其真（程子所謂仁道難名惟公近之不可便指公為仁謂此）而公者人之所以能仁也夫靜而仁義禮智之體具動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達其名義位置固不容相奪倫然而惟仁者為能推之而得其宜是義之所存者也惟仁者為能恭讓而有節文是禮之所存者也惟仁者為能知覺而不昧是智之所存者也此可見其兼能而貫通者矣是以孟子於仁統言之曰仁人心也亦猶在易乾坤四德而統言乾元坤元也

勉齋黃氏曰道固莫大於仁義而孟子又曰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向之二者分而為四又何也天固不外乎陰陽矣陰陽互分而為老少則為四矣陰陽互分而為老少金木水火之所以流行也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智五行既不外乎陰陽則五性亦不外乎仁義也嗟夫人稟五行陰陽之秀氣以生而具有仁義禮智之性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為三也自其氣稟所昏物慾所汨則惻隱者變而為殘忍矣羞惡者變而為鄙賤矣恭敬者變而為傲慢矣是非者變而為昏愚矣如是則雖具人之形而亦何異於禽獸哉

北溪陳氏曰人性之有仁義禮智只是天地元亨利貞之理仁在天爲元於時爲春乃生物之始萬物於此方萌芽發露如仁之生生所以爲衆善之長也禮在天爲亨於時爲夏萬物到此時一齊盛長衆美所會聚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燦然文物之盛亦衆美所會聚也義在天爲利於時爲秋萬物到此時皆成遂各得其所如義斷制萬事亦各得其宜秋有肅殺氣義亦有嚴肅底意智在天爲貞於時爲冬萬物到此時皆歸根復命收斂都定了如智見得萬事是非都一定確然不可易便是貞固道理貞後又生元元又生亨亨又生利利又生貞只管如此去循環無端總而言之又只是一箇元蓋元是箇生意亨只是此生意之通利只是此生意之遂貞也只是此生意之藏此元所以兼通四德故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謂統乎天則終始周流都是一箇元如仁兼統四者義禮智都是仁至其爲四端則所謂惻隱一端亦貫通乎羞惡辭讓是非之端而爲之統焉今即就四端不覺發動之初眞情懇切時便自見惻隱貫通處故程子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可謂示人親切萬世不易之論矣○問何謂仁義禮智都是仁曰仁者此心渾是天理流行到那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亦都渾是這天理流行到那義之裁斷千條萬緒各得其宜亦都渾是這天理流行到那智之分別萬事是非各定亦都渾是這天理流行○仁義禮智四者判作兩邊只是仁義兩箇如春夏秋冬四時分來只是陰陽兩箇春夏爲陽秋冬爲陰夏之通暢只是春之發生盛大處冬之斂藏只是秋之肅殺歸根處

潛室陳氏曰性是太極渾然之全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領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始備言之苟但曰渾然本體則恐爲無星之秤無寸之尺而終不足以曉天下於是別而言之界爲四破而四端之說於是乎立孟子之言亦遡其情而逆知之耳仁義禮智既見得他界分分明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一箇對立底關鍵蓋仁仁也而禮者則仁之著義義也而智者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爲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有四而立之兩耳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貫通乎四者之中蓋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節制智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於春春則春之生夏則春之長秋則春之收冬則春之藏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是天地之理固然也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蓋冬者藏也所以終萬物而始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有終始之義焉是惻隱羞惡恭敬三者皆有可爲之事而智則無事可爲但分別其爲是爲非耳是以謂之藏也又惻隱羞惡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則有兩面既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終始萬物之象也故仁爲四端之首而智則或終而或始猶元爲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物之機軸循環不窮脗合無間程子所謂陰陽無端動靜無始者

此也

西山真氏曰人之爲人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爲三者蓋形有大小之殊而理無大小之間故也理者何仁義禮智是也人之有是理者天與之也自天道而言則曰元亨利貞自人道而言則曰仁義禮智其實一而已人與天地本一無二而其所以異者天地無心而人有欲天地惟無心也是以於穆之命終古常新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貞而又元一通一復循環而無間人之生也初皆全具此理惟其有形體之累則不能無物欲之私故當其惻隱之發而有以撓之則仁不能充矣當其羞惡之發而有以奪之則義不能充矣恭敬是非之發亦然此孟子所以惓惓於充之一言也蓋善端之發其始甚微亦猶陰陽之氣兆於二至初皆耿然而未著也迨陽浸而長至于正月則天地之氣和而物皆發達矣陰浸而長至于七月則天地之氣肅而物皆收斂矣天地無心其生成萬物之理皆自微至著無一歲不然者人能體天地之心以爲心因其善端之發保養扶持去其所以害之者若火之燃因而嘘之若泉之達因而導之則一念之惻隱可以澤百世一念之羞惡可以正萬民堯舜之仁湯武之義所以與天地同其大者以其能充之也

堯舜湯武與天地同其大

性理大全卷之三十七

性理九

仁義禮智

程子曰仁者公也人此者也義者宜也權量輕重之極也禮者別也智者知也信者有此者也萬物皆有性此五常性也○仁義禮智信於性上要言此五事須要分別出仁則固一一所以爲仁惻隱則屬愛乃情也非性也恕者入仁之門而恕非仁也因其惻隱之心知其有仁惟四者有端而信無端只有不信更無信如東西南北已有定體更不用信若以東爲西以南爲北則有不可信如東即東西即西則無信○仁載此四事由行而宜之謂義履此之謂禮知此之謂智誠此之謂信○仁義禮智信五者性也仁者全體

恕者入仁之門

性理大全三十六卷

四者四支仁體也義宜也禮別也智知也信實也○凡有血氣之類皆具五常但不知充而已矣

張子曰仁不得義則不行不得禮則不立不得智則不知不得信則不能守此致一之道也

致一之道

朱子曰在天只是陰陽五行在人得之只是剛柔五常之德○或問仁義禮智性之四德又添箇信字謂之五性如何曰信是誠實此四者實有是仁實有是義禮智皆然如五行之有土非土不足以載四者○仁只是一箇渾然天理義字如一横劒一利刃相似凡事物到前便兩分去胷中許多勞勞攘攘到此一齊割斷了君子義以爲質義以爲上義不食也義弗乘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此是義十分精熟用便見也禮者節文也智主含藏分別有知覺無運用信是義理之全體本質不可得而分析者故明道言四端不言信○得此生意以有生然後有禮智義信以先後言之則仁爲先以大小言之則仁爲大○問蒙喻仁意思云義禮智信上着不得又須見義禮智信上少不得方見得仁統五常之意今以樹爲喻夫樹之根固有生氣然貫徹首尾豈可謂幹與枝花與葉無生氣也曰固然只如四時春爲仁有箇生意在夏則見其有箇亨通意在秋則見其有箇成實意在冬則見其有箇貞固意在夏秋冬生意何嘗息本雖凋零生意則常存大抵天地間只一理隨其到處分許多名字出來四者於五行各有配惟信配土以見仁義禮智實有此理不是虛說又如乾四德元最重其次貞亦重以明始終之義非元則無以生非貞則無以終非終則無以爲始不始則

横劒利刃

不能成終矣如此循環無窮也○或問人之所以爲性者五而獨舉仁義何也曰天地之所以生物者不過乎陰陽五行而五行實一陰陽也故人之所以爲性者雖有仁義禮智信之殊然其曰仁義則其大端已舉矣盖以陰陽五行而言則木火皆陽金水皆陰而土無不在以性而言則禮者仁之餘智者義之歸而信亦無不在也○人稟五行之秀以生故木神曰仁則愛之理也而其發爲惻隱火神曰禮則敬之理也而其發爲恭遜金神曰義則宜之理也而其發爲羞惡水神曰智則別之理也而其發爲是非土神曰信則實有之理也而其發爲忠信是皆天理之固然人心之所以爲妙也○答袁機仲曰所論仁義禮智分屬五行四時盖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陰分陽便是兩物故陽爲仁而陰爲義然陰陽又

信爲衆善之主

各分而爲二故陽之初爲木爲春爲仁陽之盛爲火爲夏爲禮陰之初爲金爲秋爲義陰之極爲水爲冬爲智盖仁之惻隱方自中出而禮之恭敬則已盡發於外義之羞惡方自外入而智之是非則已全伏於中故其象類如此非是假合附會若能默會於心便自可見元亨利貞其理亦然五行之中四者既各有所屬而土居中宮爲四行之地四時之主在人則爲信爲真實之義而爲四德之地衆善之主也（五声五色五臭五味五藏五蟲其分放此）盖天人一物内外一理流通貫徹初無間隔若不見得則雖生於天地間而不知所以爲天地之理雖有人之形貌而亦不知其所以爲人之理矣○程珙問論語多是說仁孟子却兼說仁義意者夫子說元氣孟子說陰陽仁恐是體義恐是用先生嘗曰孔孟之言有同有異固所當講然

今且當理會何者爲仁何者爲義如何說箇仁義二字底道理大凡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只是一箇道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爲體只是仁義禮智信五字天下道理不出於此韓公云人之所以爲性者五其說最爲得之却爲後世之言性者多雜所以將性字作知覺心意看了非聖賢所說性字本指也五者之中所謂信者是箇眞實無妄底道理如仁義禮智皆眞實而無妄者也故信字更不須說只仁義禮智四字於中各有分別不可不辨蓋仁則是箇溫和慈愛底道理義則是箇斷制裁割底道理禮則是箇恭敬撙節底道理智則是箇分別是非底道理凡此四者具於人心是乃性之本體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爲用則仁者爲惻隱義者爲羞惡禮者爲恭敬智者爲是非隨事發見各有苗脉不相殺亂所謂情也故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恭敬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謂之端者猶有物在中而不可見必因其端緒發見於外然後可得而尋也蓋一心之中仁義禮智各有界限而其性情體用又自各有分別須是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四者之中又自見得仁義兩字是箇大界限如天地造化四序流行而其實不過於一陰一陽而已於此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又自見得仁字是箇生底意思通貫周流於四者之中仁固仁之本體也義則仁之斷制也禮則仁之節文也智則仁之分別也正如春之生氣貫徹四時春則生之生也夏則生之長也秋則生之收也冬則生之藏也故程子謂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正謂此也

孔子只言仁以其專言者言之也故但言仁而仁義禮智皆在其中孟子兼言之以其偏言者言之也然亦不是於孔子所言之外添入一箇義字但於一理之中分别出來耳其又兼言禮智亦是如此蓋禮又是仁之著智又是義之藏而仁之一字未嘗不流行乎四者之中也若論體用亦有兩説蓋以仁存於心而義形於外言之則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而以仁義相爲體用若以仁對惻隱義對羞惡而言則就其一理之中又以未發已發相爲體用若認得熟看得透則玲瓏穿穴縱横顛倒無處不通而日用之間行著習察無不是著工夫處也曰孔門方説仁字則是列聖相傳到此方漸次説親切處爾夫子所以賢於堯舜於此亦可見其一端也○或問仁義禮智信有本耶曰亦孝弟而已矣但以愛親而言則爲仁之本也其順乎親則爲義之本也敬乎親則爲禮之本也其知此者則爲智之本也其誠此者則爲信之本也蓋人之所以爲五常百行之本無不在此孟子之論仁義禮智樂之實者正爲是爾此其所以爲至德要道也歟

北溪陳氏曰仁者心之全德兼統四者義禮智信無仁不得蓋仁是心中箇生理常流行生生不息徹終始無間斷苟無這生理則心便死了其待人接賓恭敬何自而發必無所謂禮處事之際必不解裁制而無所謂義其於是非也亦頑然無所知覺而無所謂智既無是四者又烏有所謂實理哉就事物言父子有親便是仁君臣有義便是義夫婦有别便是禮長幼有序便是智朋友有信便是信此是竪觀底意若横而觀之以仁言則所謂親義别序信皆

莫非此心天理流行又是仁以義言則只那合當親合當義合當別合當序合當信底皆各當乎理之宜又是義以禮言則所以行乎親義別序信中之節文又是禮以智言則所以知是五者當然而不昧又是智以信言則所以實是五者誠然而不妄又是信若又錯而言之親親仁也所以愛親之誠則仁之仁也所以諫乎親則仁之義也所以温凊定省之節文則仁之禮也自良知無不知是愛則仁之智也所以爲事親之實則仁之信也從兄義也所以愛兄之誠則義之仁也所以常敬在兄則義之義也所以徐行後長之節文則義之禮也自良知無不知是敬則義之智也所以爲從兄之實則義之信也敬賓禮也所以懇惻於中則禮之仁也所以接待之宜則禮之義也所以周旋之節文則禮之禮也所以酬酢而不亂則禮之智也所以爲敬賓之實則禮之信也察物智也是是非非之懇惻則智之仁也是是非非之得宜則智之義也是是非非之中節則智之禮也是是非非之一定則智之智也所以爲是非之實則智之信也復言信也出乎天理之公則信之仁也發而皆天理之宜則信之義也出而中節則信之禮也所以有條而不紊則信之智也所以爲是言之實則信之信也○仁義禮智信五者謂之五常亦謂之五性就造化上推原來只是五行之德仁在五行爲木之神在人性爲仁義在五行爲金之神在人性爲義禮在五行爲火之神在人性爲禮智在五行爲水之神在人性爲智人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位却無信位如五行木位東金位西火位南水位北而土無定位只寄處於四位之中木屬春火屬

夏金屬秋水屬冬土無專氣只分寄旺於四季之間四行無土便都無所該載猶仁義禮智無信便都不實了只仁義禮智之實理便是信信却易曉仁義禮智須逐件看得分明又要合聚看得脈絡都不亂○四者端緒日用間常常發見只是人看理不明故茫然不知得且如一事到面前便自有箇是有箇非須是知得此便是智若是也不知非也不知便是心中頑愚無知覺了既知得是非已明便須判斷只當如此做不當如彼做有可否從違便是義若要做此又不能割捨得彼只管半間不界便是心中頑鈍而無義既斷定了只如此做便看此事如何是太過如何是不及做得正中恰好有箇節文無過無不及此便是禮做事既得中更無些子私意夾雜其間便都純是天理流行此便是仁事做成了從頭至尾皆此心真實所爲便是信此是從下說上去若從上說下來且如與箇賔客相接初間纔聞之便自有箇懇惻之心怛然動於中是仁此心既怛然動於中便肅然起敬去接見他是禮既接見畢便須合作如何待輕重厚薄處之合宜便是義或輕或重或薄或厚明白一定是智從首至末皆真實是信此道理循環無端若見得熟則大用小用皆宜橫說竪說皆通○程子論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此一語說得極親切只按此爲準去看更無所謂仁是性愛是情及仁不可訓覺與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耳數語相參照體認出來則主意不差而仁可得矣義就心上論則是心之裁制決斷處宜字乃裁斷後事裁斷當理然後得宜凡事到面前便須有剖判是可是否文公謂義之在心如利刃然物來觸之

便成兩片若可否都不能剖判便是此心頑鈍無義了且知有一人來邀我同出去便須能剖判當出不當出若要出又不要出於中遅疑不能决斷更何義之有此等處須是自看得破如韓文公以行而宜之之謂義則就是外面說成義外去了禮者天理之節文而人事之儀則朱子以此兩句對言之何也蓋天理只是人事中之理而具於心者也天理在中而著見於事人事在外而根於中天理其體而人事其用也儀謂容儀而形見於外者有粲然可象底意與文字相應則謂法則準則是箇骨子所以存於中者乃確然不易底意與節字相應文而後儀節而後則必有天理之節文而後有人事之儀則禮者心之敬而天理之節文也心中有箇敬油然自生便是禮見於應接便自有箇節文節則無太過文則

無不及如做事太質無文彩是失之不及末節繁文太盛是流於太過天理之節文乃其恰好處便是理合當如此更無太過更無不及當然而然便即是中智只是心中一箇知覺處知得是是非非恁地確定是智孟子謂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知是知識弗去便是確定不易之意信在性只是四者都實底道理及發出來便爲忠信之信由內面有此信故發出來方有忠信之信忠信只是一物而判作二者便是信之端緒是就外面應接事物發原處說

魯齋許氏曰五常性也天命之性性分中之所固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所行之道也率性之道職分之所當爲

誠

程子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一本云李邦直云不欺之謂便以不欺為誠徐仲車云不息之謂誠）

（中庸言至誠無息非以無息解誠也或以問先生先生遂云然）**補註**（朱子曰無妄者自然之誠力不欺是着力去做故曰次重）以天爲無妄動以人欲則妄矣無妄者至誠也至誠者天之道也**集覽**（李邦直按宋鑑李清臣字邦直魏人少孤事母盡孝七歳知讀書日數千言暫經目輒誦登皇祐進士歐陽修壯其文以比蘇軾歴官尚書右丞門下侍郎徽宗嘗欲息朋黨清臣與執政者協輔上意爲曾布所陷出知大名府所著有淇水集徐仲車按宋鑑徐積字仲車山陽人三歳父沒事母至孝以父名石終身不用石器母亡廬墓三年雪夜伏墓則哭不絶声時甘露降木成連理積初從胡瑗學惡衣惡食不以爲恥應舉入都載母以從及登第同年共致百金爲壽却之後廷臣薦其孝廉爲楚州教授卒謚節孝）○信不足以盡誠猶愛不足以盡仁○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箇誠將來存著○不誠則有累誠則無累○誠則無不敬未至於誠則敬然後誠○主一者謂之敬一者謂之誠○誠之爲言實而已矣

張子曰誠則實也太虛者天之實也萬物取足於太虛人亦出於太虛太虛者心之實也○誠者虛中求出實

藍田呂氏曰誠者理之實然一而不可易者也○實理不二則其體無雜其體不雜則其行無間故至誠無息

上蔡謝氏曰誠是實理非專一也

朱子曰誠者實有此理○誠實理也亦誠慤也由漢以來專以誠慤言誠至程子乃以實理言後學皆棄誠慤之說不觀中庸亦有言實理爲誠處亦有言誠慤爲誠處不可只以實爲誠而以誠慤非爲誠也○問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曰非無妄故能誠無妄便是誠無妄是四方八面都去得不欺猶是兩箇物事相對○無妄是兼天地萬物所同得底渾淪道理不欺是就一邊人身說○問無妄誠之道不欺則所以求誠否曰無妄者聖人也謂聖人爲無

妄則可謂聖人爲不欺則不可又問此正所謂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否曰然無妄是自然之誠不欺是着力去做底○無妄自是我無妄故誠不欺者對物而言之故次之○上蔡云誠是實理不是專說是理後人便只於理上說不於心上說未是○問誠與信如何分曰誠是箇自然之實信是箇人所為之實中庸說誠者天之道也便是誠若誠之者人之道也便是信上是下不是誠是自然底實信是人做底實故曰誠者天之道這是聖人之信若衆人之信只可喚做信未可喚做誠誠是自然無妄之謂如水只是水火只是火仁徹底是仁義徹底是義○誠者實有之理自然如此忠信以人言之須是人體出來方見得○誠字以心之全體而言忠字以其應事接物而言此義理之本名也至曾子所言忠恕則是聖人之事故其忠與誠仁與恕得通言之○問性誠曰性是實誠是虛性是理底名誠是好處底名性譬如這扇子相似誠譬則這扇子做得好又曰五峯云誠者命之道乎中者性之道乎仁者心之道乎此語分得輕重虛實處却好某以爲道字不若改做德字更親切○問誠是體仁是用否曰理一也以其實有故謂之誠以其體言則有仁義禮智之實以其用言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實故曰五常百行非誠非也蓋無其實矣又安得有是名乎○問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其分如何又謂忠天道也其與盡心之義同否曰一心之謂誠專以體言盡心之謂忠是當體之用忠天道也對恕推己而言正指盡心之義○誠字在道則爲實有之理在人則爲實然之心而其維持主宰全在敬字今

但實然用力於敬則日用工夫自然有總會處而道體之中名實異同先後本末皆不相礙若不以敬爲事而徒曰誠則所謂誠者不知其將何所錯且五常百行無非可願雖然心目之間又將何所擇而可乎○問敬誠二字如何看輔廣云先敬然後誠曰且莫理會先後敬是如何誠是如何廣曰敬是把捉工夫誠則到自然處曰敬也有把捉時也有自然時誠也有勉爲誠時亦有自然誠時且說此二字義敬只是箇收斂畏懼不縱放誠只是箇朴實慤實不欺誑初時須著如此不縱放不欺誑到得工夫到時則自然不縱放不欺誑矣【集覽】（輔廣按宋鑑輔廣本趙州人以父避寓居崇德廣師事呂祖謙朱文公慶元初爲學禁興學者多解散廣獨不爲動文公深器重之嘉定間仕致祠官罷歸隱語溪以著書為務有五經注釋四書問答詩童子問通鑑集義日新録師訓編等書學者稱為傳貽先生）○誠是不欺妄底意思敬是不放肆底意思○妄誕欺詐爲不誠怠惰放肆爲不敬此誠敬之別

勉齋黃氏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無妄便是誠者天之道不欺便是誠之者人之道○誠字也隨人看如說誠自不妄語入不妄語只是不欺裏面一路未及躬行底話假如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天地這一副當道理與你都恁實剝剝地仁便實是仁義便實是義更無一點虛又如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循環不已曷嘗有些子挫過今年冬至一陽來復明年冬至亦一陽來復這是真實無妄人體這實理便莫以欺偽存心所謂不欺是外面爲事裏面須實是如此幾有七分爲善更有兩三分爲不善底意便是不實如顏子三月不違仁是三月間無不實三月之後未免有之即是有些不實便屏去了

北溪陳氏曰誠字後世都說差了到伊川方云無妄之謂誠字義始明至晦翁又增兩字曰眞實無妄之謂誠道理分曉昜明後世說至誠兩字動不動輒加謂人只成箇謙恭敬謹底意思不知誠者眞實無妄之謂至誠及是眞實極至而無一毫之不盡惟聖人可以當之如何可容易以加諸人○誠字本就天道論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只是一箇誠天道流行自古及今無一毫之妄暑往則寒來日往則月來春生了便夏長秋殺了便冬藏元亨利貞終始循環萬古常如此皆是眞實道理爲之主宰如天行一日一夜一周而又過一度與日月星辰之運行躔度萬古不差皆是誠實道理如此又就果木觀之甜者萬古甜苦者萬古苦青者萬古常青白者萬古常白紅者萬古常紅紫者萬古常紫圓者萬古常圓缺者萬古常缺一花一葉文縷相等對萬古常然無一毫差錯便待人力十分安排撰造來終不相似都是眞實道理自然而然此中庸所以謂其爲物不貳其生物不測而五峯亦曰誠者命之道乎皆形容得親切就人論則只是這實理流行付與於人自然發見出來底未說到做工夫處且誠之一字不成受生之初便具這理到賦形之後未死之前這道理便無了在吾身日用常常流行發見但人之不察耳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親敬兄都是這實理發見出來乃良知良能不待安排又如乍見孺子將入井便有怵惕之心至行道乞人饑餓瀕死而蹴爾嗟來等食乃不屑就此皆是降衷秉彝眞實道理自然發見出來雖極惡之人物欲昏蔽之甚及其稍息則良心之實自然發見終有不可殄滅者此皆天理自然

劉峯 容叨

流行眞實處雖曰見於在人而亦天之道也及就人做工夫處論則又是慤實不欺之理是乃人事之當然此人之道也故存心全體慤實固誠也若一言之實亦誠也一行之實亦誠也集覽（蹴爾嗟來等食孟子告子篇簞食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記檀弓篇齊大饑黔敖爲粥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于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歟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誠與信相對論則誠是自然信是用力誠是理信是心誠是天道信是人道誠是以命言信是以性言誠是以道言信是以德言

西山眞氏曰唐虞之時未有誠字舜典所謂允塞卽誠之義也至伊尹告太甲乃曰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誠字始見於此集覽（伊尹告太甲按通鑑外記商王太甲乃湯長子太丁之子既立不明厥德顚覆典刑伊尹放之桐宮三年處仁遷義伊尹來歸于亳遂成賢君號爲太宗在位二十有三年）

臨川吳氏曰誠者中之實也純乎天理之實爲誠徇人欲則妄矣

忠信

程子曰盡己無歉爲忠體物無違爲信表裏之義也○盡己爲忠盡物爲信極言之盡己者盡己之性也盡物者盡物之性也信者無僞而已於天性有所損益則爲僞矣易無妄曰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動以天理故也○忠信者以人言之要之則實理也

朱子曰盡己之謂忠盡物之謂信只是一理但忠是盡己信却是於人無所不盡猶曰忠信內外也○忠自裏面發出信是就事上說忠是要盡自家這箇心信是要盡自家這箇道理○信者忠之驗忠只是盡己因見於事而爲信又見得忠如此○忠信只是一事

但自我而觀謂之忠自彼而觀謂之信此程子所以有盡己爲忠盡物爲信之論也○忠信只是一理自中心發出來便是忠著實便是信謂與人說話時說到底見得恁地了若說一半不肯盡說便是不忠有這事說這事無這事便說無便是信只是一箇理自其發於心謂之忠驗於事謂之信○問發己自盡爲忠循物無違爲信所謂發己莫是奮發自揚之意否循物無違未曉其義曰發己自盡但謂凡出於己者必自竭盡而不使其有苟簡不盡之意耳非奮發之謂也循物無違謂言語之發循其物之眞實而無所背戾如大則言大小則言小言循於物而無所違耳

問明道云發己自盡爲忠循物無違爲信表裏之謂也又曰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忠信內外也蓋因其理之有定當其可而無違是之謂忠信忠信本無二致自其發於內而言之之謂忠自其因物應之之謂信故曰表裏之謂也明道以此釋曾子之言曰爲人謀而不忠與朋友交而不信爲人謀則謀在我是亦發於中之意與朋友交則朋友在外是亦遇事而應之之意明道論忠信內外大槩如此否南軒張氏曰盡於己爲忠形於物爲信忠信可以內外言亦可以體用言也要之形於外者即其盡於己者也玩程子之辭意義蓋包涵矣

北溪陳氏曰忠信二字從古未有人解得分曉諸家說忠都只以事君不欺而言夫忠固能不欺而以不欺名忠則不可如此則忠之一字只事君方使得說信又只以不疑而言信固能不疑而以不疑解信則不可如此則所謂不疑者不疑何事說字骨不出直至

朱子曰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方說得確定盡己是盡自家心裏面以所存主者而言須是無一毫不盡方是忠如十分底話只說得七八分猶留兩三分便是不盡不得謂之忠以實是就言上說有話只據此實物說無便曰無有便曰有若以無爲有以有爲無便是不以實不得謂之信忠信非判然二物從內面發出無一不盡是忠發出外來皆以實是信明道發得又明暢曰發己自盡爲忠循物無違爲信從己心中發出無一不盡是忠循物之實而言無些子違背他如是便曰是不與是底相背非便曰非不與非底相背便是信伊川說得簡要確實明道說得發越條暢○信有就言上說是發言之實有就事上說是做事之實有以實理言有以實心言○忠信兩字近誠字忠信只是實誠也只是實但誠是自然實的忠信是做工夫實底誠是就本然天賦真實道理上立字忠信是就人做工夫上立字○問忠信之信與五常之信如何分別曰五常之信以心之實理而言忠信之信以言之實理而言須是逐一看得透徹古人言語有就忠信之信言者有就五常之信言者不可執一看若泥著則不通○聖人分上忠信便只是誠是天道賢人分上忠信只是思誠是人道○誠與忠信對則誠天道忠信人道忠與信對則忠天道信人道○孔子云主忠信主與賓相對賓是外人出入無常主人是吾家之主常存在這屋裏以忠信爲吾心之主是心中常要忠信蓋無時而不在是也心中所主者忠信則其中許多道理便都實在這裏若無忠信則一切道理都虛了主字下得實有力○忠信等字骨看得透則無往而不

通如事君之忠亦只是盡己之心以事君爲人謀之忠亦只是盡己之心以爲人謀耳○忠信是就人用工夫上立字大抵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位萬善皆從此而生四位實爲萬善之總括如忠信如孝弟此類皆在萬善之中孝弟便只是仁之實但到那事親事兄處方始目之曰孝弟忠信便只是五常實理之發但到那接物發言處方始名之曰忠信

忠恕

充廣得去底氣象忠恕猶形影

上蔡謝氏曰昔人有問明道先生云如何斯可謂之恕心明道曰充廣得去則爲恕心如何是充廣得去底氣象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充廣不去時如何曰天地閉賢人隱察此可以見盡不盡矣○忠恕猶形影也無忠做恕不出來

河東侯氏曰無恕不見得忠無忠做不出恕來誠有是心之謂忠見於功用之謂恕

朱子曰主於内爲忠見於外爲恕忠是無一毫自欺處恕是稱物平施處○忠因恕見恕由忠出○忠只是一箇忠做出百千萬箇恕來○忠恕只是體用便是一箇物事猶形影要除一箇除不得若未曉且看過去那時復潛玩忠與恕不可相離一步○忠是本根恕是枝葉非是別有枝葉乃是本根中發出枝葉即是本根○忠恕猶曰中庸不可偏舉○人謂盡己之謂忠盡物之謂恕盡己之謂忠固是盡物之謂恕則未盡推己之謂恕盡物之謂信○忠者天下大公之道恕所以行之也忠言其體天道也恕言其用人道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天地變化草木蕃不其

聖人斈者之用

恕乎○問忠恕之別曰猶形影也無忠則不能爲恕矣○忠恕兩字在聖人有聖人之用在學者有學者之用又曰就聖人身上說忠者天之天恕者天之人就學者身上說忠者人之天恕者人之人要之只是箇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意思○問程子言如心爲恕如心之義如何曰萬物之心便如天地之心天下之心便如聖人之心天地之生萬物一箇物裏面便有一箇天地之心聖人於天下一箇人裏面便有一箇聖人之心聖人之心自然無所不到此便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聖人之忠恕也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便是推己之心求到那物上賢者之忠恕也又曰恕只是推得去推不去底人只要理會自己不管別人別人底事便說不關我事今如此人便爲州爲縣亦只理會自己自好盡不管他直是推不去又問恕字恁地闊曰所以道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又曰也須是忠無忠把甚麼推出來○忠者盡己之心無少僞妄以其必於此而本焉故曰道之體恕者推己及物各得所欲以其必由是而之焉故曰道之用○問孔子言恕必兼忠如何對子貢只言恕曰不得忠時不成恕說恕時忠在裏面【集覧】（子貢按一統志端木賜字子貢衛人孔子弟子居言語科穎悟明敏料事多中好比方人物智足以知聖人得聞一貫之旨後世封黎陽公）

南軒張氏曰忠體也恕用也體立而用未嘗不存其中用之所形體亦無乎不具也

北溪陳氏曰忠信是以忠對信而論忠恕又是以忠對恕而論伊川謂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忠是就心說是盡己之心無不真實者恕是就待人接物處說只是推己心之所真實者以及人物而

己字義中心爲忠是盡己之中心無不實故爲忠如心爲恕是推己心以及人要如己心之所欲者便是恕夫子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只是就一邊論其實不止是勿施己所不欲者凡己之所欲者須要施於人方可如己欲孝人亦欲孝己欲弟人亦欲弟必推己之所欲孝欲弟者以及人使人亦得以遂其欲孝欲弟之心己欲立人亦欲立己欲達人亦欲達必推己之所欲立欲達者以及人使人亦得以遂其欲立欲達之心便是恕只是己心流底去到那物而已然恕道理甚大在士人只一門之內應接無幾其所推者有限就有位者而言則所推者大而所及者甚廣苟中天下而立則其所推者愈大如吾欲以天下養其親却使天下之人父母凍餓不得以遂其孝吾欲長吾長幼吾幼却使天下之人兄弟妻子離散不得以安其處吾欲享四海之富却使海內困窮無告者不得以遂其生生之樂如此便是全不推己便是不恕○大槩忠恕只是一物就中截作兩片則爲二物上蔡謂忠恕猶形影說得好蓋存諸中者既忠則發出外來便是恕應事接物處不恕則在我者必不十分眞實故發出忠底心便是恕底事做成恕底事便是忠底心○有天地之忠恕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是也有聖人之忠恕吾道一以貫之是也有學者之忠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也皆理一而分殊○聖人本無私意此心豁然大公物來而順應何待於推學者未免有私意錮於其中視物未能無爾汝之間須是用力推去方能及到那物上既推得去則亦豁然大公矣所以子貢問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蓋學者須是着力

古人推己如心之義

推己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仁可得矣○仲讜以求恕字義詢不明至有謂善恕己量主者而范忠宣公亦謂以恕己之心恕人不知恕之一字就己上著不得據他說恕字只是箇饒人底意思如此則是己有過且自恕己人有過又并恕人是相率為不肖之歸豈古人推己如心之義乎故忠宣公謂以責人之心責己一句說得是以恕己之心恕人一句說得不是其所謂恕恰似今人說且恕不輕恕之意字義不明爲害非輕【集覽】（范忠宣公按宋鑑范純仁字堯夫蘇州人仲淹子從胡瑗孫復遊勤志肆業父沒始出仕知襄城縣累侍御史知諫院言王安石變法妨民前後上言無所諱避安石怒出知河中府歷轉諸州多有惠政哲宗時累官尚書僕射中書侍郎以傳大開上意以忠篤革士風卒謚忠宣追封許國公有文集五十卷）

西山真氏曰忠之爲義先儒以爲中心釋之又以盡己言之蓋本諸心而無僞者忠也發乎己而必盡者亦忠也然未有本諸心而不盡於己盡乎己而不本諸心者其亦一而已不聖賢之言忠不顓於事君也爲人謀必忠也於朋友必忠于也事親必忠養也至於以善教人以利教民無適而非忠也苟有一之可媿而能盡悳其君無是道也恕者如心之謂非寬厚之謂也如我能爲善亦欲他人如我之善我無惡亦欲人如我之無惡我欲立亦欲人之立我欲達亦欲人之達大槩是視人如己推己及物之謂○忠者盡己之心也恕者推己之心以及人也忠盡乎內者也恕形於外者也己之心既無一毫之不盡則形之於外亦無一毫之不當（如事親當孝事兄當弟朋友當信事事物物各盡其所以當然之理以處之即是恕也）有忠而後有恕忠者形也恕者影也（如有形而後有影也）在聖人則曰誠在學者則曰忠誠是自然而然忠是須用著力在聖人則不必言恕在學者則當言恕蓋聖人

不待乎推學者先盡己而後能及人故有待乎推也然學者能於忠恕二字上着力於盡己盡人之間無不極其至久之不可以至至誠地位

恭敬

程子曰發於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

朱子嘗因言恭敬二字如忠信或云敬主於中者也恭發於外者也曰凡言發於外比似主於中者較大蓋必充積盛滿而後發於外則發於外者豈不如主於中者然主於中者却是本不可不知○恭主容敬主事有事著心做不易其心而爲之是敬恭形於外敬主於中自誠身而言則恭較緊自行事而言則敬爲切○初學則不如敬之切成德則不如恭之安敬是主事然專言則又如脩己

以敬敬是直內只偏言是主事恭是容貌上說○問恭敬二字恭在外工夫猶淺敬在內工夫大段細密曰二字不可以深淺論恭敬猶忠信兩字問恭即是敬之發見曰本領須在敬上若論那大處恭反大於敬若不是裏面積盛無緣發出來做得恭○問恭敬二字語孟之言多矣如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居處恭執事敬行己也恭事上也敬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伊川先生言發於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蓋恭敬只一理曰恭主容敬主事自學者而言則恭不如敬之力自成德而言則敬不如恭之安○問恭與敬如何曰恭是主容貌而言（貌曰恭手容恭）敬是主事而言（執事敬事思敬）問敬如何是主事而言曰而今做一件事須是專心在上面方得不道是不好事而今若讀論語心又在孟子上如何

理會得若做這一件事心又在那事求做不得又曰敬是畏底意思又曰敬是就心上說恭是對人而言又曰君有事時則此心便即專在這一事上無事則此心湛然又曰恭是謹敬是畏莊是嚴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是莊於這處使不得若以臨下則須是莊臨之以莊則敬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人常恭敬則心常光明

北溪陳氏曰恭有嚴底意敬字較實○身體嚴整容貌端莊此是恭底意但恭是敬之見於外者敬是恭之存於中者敬與恭不是二物如形影然未有內無敬而外能恭者亦未有外能恭而內無敬者此與忠信忠恕相關一般○坐如尸立如齊便是敬之容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便是恭之容敬工夫細密恭氣象闊大○且如恭敬古人皆如此著力如堯之欽明舜之溫恭湯之聖敬日躋文王之緝熙敬止都是如此做工夫○誠與敬字不相關恭與敬字卻相關也

性理大全卷之三十七

性理大全卷之三十八

道統

朱子曰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惟其託於人者或絕或續故其行於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爲非人智力之所能及也夫天高地下而二氣五行紛紜錯糅升降往來於其間其造化發育品物散殊莫不有同然之理而其最大者則仁義禮智之性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倫是已而其周流充塞無所虧閒夫豈以古今治亂爲存亡者哉（補註紛紜錯糅猶言紛紜錯雜也是總計也豈以古今治乱爲存亡者即董子所謂非道亡也幽厲不由之謂也）然氣之運也則有醇漓判合之不齊人之禀也則有清濁昏明之或異是以道之所以託於人而行於世者惟天所畀乃得與焉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程而九疇叙而孔子於斯文之

數長亦未嘗不推之於天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之傳不屬至宋受命五星集奎開文明之運而周子出焉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於時非天所畀其孰能與於此【補註】（熊氏曰根極領要者會本根之極摯求領之要○按宋史太祖登極之八載是為乾德五年丁卯三月五星聚于奎占者以為文明之祥建圖屬書謂建立太極圖而聯屬以通書根極領要相左也即通書水陰根陽之相極窮也盡也即大傳極深研幾之極領要謂道之綱領指要也與上篇袁州祠堂記所謂立象著書闡發幽秘文意相類曾子本上歐陽學士書亦有根極理要之語）

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唐子西嘗於一郵亭梁間見此語○李通云天先生伏羲堯舜文王後不生孔子亦不得後又不生孟子亦不得二千年後又不生二程亦不得此道更前後聖賢其說始備自堯舜以下若不生箇孔子後人去何處討分曉孔子後若無箇孟子也未有分時孟子後數千載乃始得程先生兄弟發明此理今看來漢唐以下諸儒說道理見在史策者直是說夢只有箇韓文公依稀說得略似耳【集覽】（唐子西按宋鑑唐庚字子西眉州丹陵人善屬文舉進士為宗子博士時累官承議郎卒庚為文精密通世務作名治察言諸篇學者稱之有文集三十卷郵亭顏師古曰郵行書舍謂傳送文書所止處亦如今之驛舘矣）

疏觀造化之原

○自鄒孟氏沒而聖人之道不傳世俗所謂儒者之學內則局於章句文詞之習外則雜於老子釋氏之言而其所以脩己治人者遂一出於私智人為之鑿淺陋乖離莫適正統使其君之德不得比於三代之隆民之俗不得躋於三代之盛若是者蓋已千有餘年於今矣【補註】（熊氏曰淺謂淺近陋謂卑陋乖謂乖踈離謂支離莫適正統者謂莫知是道正統之所在也）

濂溪周子奮乎百世之下乃始深探聖賢之奧疏觀造化之原而

明而行之存乎人
聖賢体道經世

獨心得之立象著書闡發幽秘詞義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修己治人之要莫不畢舉河南兩程先生既親見之而得其傳於是其學遂行於世士之講於其說者始得以脫於俗學之陋異端之惑而其所以修己治人之意亦往往有能卓然不惑於世俗利害之私而慨然有志於堯舜其君民者蓋三先生者其有功於當世於是爲不小矣 補註 （熊氏曰既通也立象著書謂太極圖象通書也）

勉齋黃氏曰道原於天具於人心著於事物載於方策明而行之存乎其人聖賢迭興體道經世三綱既正九疇既叙則安且治聖賢不作道術分裂邪説誣民充塞仁義則危且亂世之有聖賢其所關繫者甚大生而榮死而哀秉彝好德之良心所不能自已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生而道始行孔子孟子生而道始明孔孟之道

道統歷萬世可考

聖人得道統之傳
發明道統以示天下後世
合太極得統於堯

周程張子繼之周程張子之道文公朱先生又繼之此道統之傳歷萬世而可考也〇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太極二五妙合而人物生賦於人者秀而灵精氣凝而爲形魂魄交而爲神五常具而爲性感於物而爲情措諸用而爲事物之生也雖偏且塞而亦莫非太極二五之所爲此道原之出於天者然也聖人者又得其秀之秀而最靈者焉於是繼天立極而得道統之傳故能參天地贊化育而統理人倫使人各遂其生各全其性者其所以發明道統以示天下後世者皆可考也堯之命舜則曰允執厥中中者無所偏倚無過不及之名也存諸心而無偏倚措之事而無過不及則合乎太極矣此堯之得統於天者舜之得統於堯也舜之命禹則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舜因堯

禹之得統於舜

武周得統於文

之命而推其所以執中之由以爲人心形氣之私也道心性命之正也精以察之一以守之則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焉則存之心搆之事信能執其中曰精曰一此又舜之得統於堯禹之得統於舜者也其在成湯則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又因堯之中舜之精一而推其制之之法制心以禮制事以義則道心常存而中可執矣曰禮曰義此又湯之得統於禹者也其在文王則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此湯之以禮制心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此湯之以義制事也此文王之得統於湯者也其在武王受丹書之戒則曰敬勝怠者吉義勝欲者從周公繫易爻之辭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曰敬者文王之所以制心也曰義者文王之所以制事也此武王周公之得統於文王者也至於夫子則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

聖人制心制事之意

孔子得統於周公

孟子得統於子思

周子繼孔孟不傳之緒

二程得統於周子

又曰文行忠信又曰克己復禮其著之大學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亦無非數聖人制心制事之意焉此又孔子得統於周公者也顏子得於博文約禮克己復禮之言曾子得之大學之義故其親受道統之傳者如此至於子思則先之以戒懼謹獨次之以知仁勇而終之以誠至於孟子則先之以求放心而次之以集義終之以擴充此又孟子得統於子思者然也及至周子則以誠爲本以欲爲戒此又周子繼孔孟不傳之緒者也至二程子則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而爲四箴以著克己之義焉此二程得統於周子者也先師文公之學見之四書而其要則尤以大學爲入道之序蓋持敬也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而見於齊家治國平

聖賢垂世立教

天下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此又先師之得其統於二程者也聖賢相傳垂世立教粲然明白若天之垂象昭昭然而不可易也故嘗撮其要指而明之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克己以滅其私存誠以致其實以是四者而存諸心則千聖萬賢所以傳道而教人者不越乎此矣【集覽】（丹書之戒被大戴記周武王踐祚三日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帝之道可得而見與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齋三日王端冕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王東面而立師尚父道丹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而為戒書於席四端為銘焉）

宗統之傳有自來

北溪陳氏曰粵自羲皇作易首闢渾淪神農黃帝相與繼天立極而宗統之傳有自來矣堯舜禹湯文武更相授受中天地為三綱五常之主皐陶伊傅周召又相與輔相施諸天下為文明之治孔子不得行道之任乃集群聖之法作六經為萬世師而回參伋軻實傳之上下數千年無二說也軻之後失其傳天下騖於俗學蓋千數百餘年昏昏冥冥醉生夢死不自覺也及濂溪先生與河南二程先生卓然以先知先覺之資相繼而出濂溪不由師傳獨得於天提綱啓鑰其妙具在太極一圖而通書四十章又以圖之所未盡上與羲皇之易相表裏而下以振孔孟不傳之墜緒所謂再闢渾淪二程親受其旨又從而光大之故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與凡造道入德之方修己治人之術莫不秩然有條理備見於易傳遺書使斯世之英才志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所歸河南之門斯文洋洋與洙泗並聞而知者有朱文公又即其遺言遺旨益精明而瑩白之上以達群聖之心下以統百家

再闢渾淪

洙泗濂洛之淵源

朱子與太極爲一

而會于一盖所謂集諸儒之大成而嗣周程之嫡統粹乎洙泗濂洛之淵源者也

果齋李氏曰太極之妙立乎形氣未具之先而行乎形氣已具之內盖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人之生也全而得之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而心兼統焉以之應事接物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者是則所謂道也斯道也無物不有大而至於天地之運小而至於一塵之微不能外也無時不然遠而至於古今之變近而至於一息之頃不能違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合而言之萬物體統一太極也是故自一而萬則體統燦然而不可亂自萬而一則根本渾然而未嘗雜體用一源也隱顯無間也朱子之道之至其與太極爲一

朱子合伊洛之正傳夫子爲萬世道德之宗主

者歟盖自夫子設教洙泗以博文約禮授學者顔子子思孟子相與共守之未嘗失墜其後正學失傳士各以意爲學其務於該洽者既以聞見積累自矜而流於汎濫駁雜之歸其溺於徑約者又謂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而陷於曠蕩空虛之域寥寥千載而後周程張子出焉歷時未久浸失其真朱子出而後合伊洛之正傳紹鄒魯之墜緒前賢後賢之道該徧全體其亦可謂盛矣盖古者易更三古而混於八索詩書煩亂禮樂散亡而莫克正也夫子從而贊之定之刪之正之又作春秋六經始備以爲萬世道德之宗主秦火之餘六經既已爛脫諸儒各以己見妄穿鑿爲說未嘗有知道者也周程張子其道明矣然於經言未暇釐正一時從游之士或殊其旨遁而入於異端者有矣朱子於是考訂訛謬探索

朱子集大成以定萬世法

深微總裁大典勒成一家之言仰包絡古之載籍下採近世之文獻集其大成以定萬世之法然後斯道大明如日中天有目者皆可覩也夫子之經得先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而明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於無窮雖與天壤俱弊可也後世雖有作者其不可極也夫[集覽]（易更三古而混於八索）（三古謂上古伏羲時中古文王時下古孔子時也左傳注八卦之說謂之八索索聚也不知此書出於何代故直言世上帝王之書）

一聖三賢更相授受

西山眞氏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其用在天下其傳在聖賢此子思子之中庸所以有性道教之別也蓋性者智愚所同得道者古今所共由而明道闡教以覺斯人則非聖賢莫能與故自堯舜至于孔子率五百歲而聖人出孔子既沒曾子子思與孟子軻氏復先後而推明之百有餘年之間一聖三賢更相授受然後堯舜禹湯文武

宋儒以主張斯文爲己任

周公之所以開天常立人紀者粲然昭陳垂示罔極然則天之生聖賢也夫豈苟然哉不幸戰國嬴秦以後學術渙散無所統盟雖以董相韓文公之賢相望于漢唐而於淵源之正體用之全猶有未究其極者故僅能著衛道之功於一時而無以任傳道之責於萬世迨至我宋大儒繼出以主張斯文爲己任蓋孔孟之道至周子而復明周子之道至二程子而益明二程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其視曾子子思鄒孟氏之傳若合符節豈人之所能爲也哉天也

[集覽]（若合符節朱子曰符節以玉爲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爲信也若合符節言其同也）

道統之傳始於此

臨川吳氏曰道之大原出於天羲農黃帝繼天立極是謂三皇道統之傳實始於此黃帝而後少皞顓帝高辛繼之通堯舜謂之五帝堯舜禹皐君臣也而並生唐虞之際所以爲盛也成湯伊尹生於

朱子集周程之大成

商之初興而傳說生於商之中世文武周召生於周之盛際而天子生於周之既衰夫子以來始不得位而聖人之道不行於是始教授弟子而惟顔曾得其傳顔子早死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沒而不得其傳焉至周子始有以接乎孟子之傳於千載之下二程子則師於周子而傳其學後又有朱子集周程之大成是皆得夫道統之傳者也聖賢繼作前後相承書道正脉賴以不墜

聖賢

總論

觀乎聖人則見天地

程子曰氣化之在人與在天一也聖人於其間有功用而已○問揚子云觀乎天地則見聖人曰不然觀乎聖人則見天地○聖人即

聖人天地之用

生養萬物而不其功

聖人心無喜怒

聖人德無不盛

聖人忘已

天地也天地中善惡一切函容覆載故聖人之志止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聖人天地之用也○聖人之心如天地之造化生養萬物而不有其功應物而見於彼復何存於此乎○聖人一言即全體用不期然而然也○因是人有可喜則喜之聖人之心本無喜也因是人有可怒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聖人之德無所不盛古之稱聖人者自其尤盛而言之尤盛者見於所遇也而或以爲聖人有能有不能非知聖人者也○惟聖人善通變○一行豈所以明聖人至於聖則自不可見何嘗道聖人孝聖人廉○聖人濟物之心無窮而力或有所不及○聖人之責人也常緩便見只欲事正無顯人過惡之意○聖人無優劣有則非聖人也○凡人有已必用才聖人忘已何才之足言○聖人責已

聖賢大同之中有不同
聖人循化工
賢人循巧工
賢者守義安命

感應多責人應應少○聖人之心未嘗有志亦無不在蓋其道合內外體萬物○聖人之心雖當憂勞未嘗不安靜其在安靜亦有至憂而未嘗勞也○元氣會則生賢聖○體道少能體即賢盡能體即聖○人多昏其心聖賢則去其昏○或曰賢聖氣象何自而見之曰姑以其言觀之亦可也○聖賢之處世莫不於人同之中有不同焉不能大同者是亂常拂理而已不能不同者是隨俗習汙而已○學者必識聖賢之體聖人循化工也賢人循巧工也翦綵以爲花設色以畫之非不宛然貞之而欲觀生意之自然則無之也○聖人愈自卑而道自高賢人不高則道不尊聖賢之分也一○合天人通義命此大賢以上事○或謂賢者好貧賤而惡富貴是反人之情也所以異於人者以守義安命焉耳

聖人未嘗有知
聖人無私無我

張子曰賢人當爲天下知聖人當受命雖不受知不受命然爲聖爲賢乃吾性分當勉爾○洪鍾未嘗有声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或謂聖人無知則當不問之時其猶木石乎曰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故曰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也聖人無私無我故功高天下而無一介累於其心蓋有一介存焉未免乎私已也

卅六

聖人之分
聖人憂世覺民之心

五峯胡氏曰聖人之應事也如水由於地中未有可止而不止可行而不行者也○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者大賢之分也達則兼善天下窮則兼善萬世者聖人之分也

朱子曰聖人萬善皆備有一毫之失此不足爲聖人○聖人不知己是聖人○問聖人憂世覺民之心終其身至死而不忘耶抑當憂

聖人憂世和樂之心聖人樂天知命

世覺民非其時此意亦常在懷但不戚戚發露也若終其身常不忘則不見聖人胸中休休焉和樂處若時或恬然不戚戚發露則又不見聖人於斯人其心相關甚切處若憂世之心與和樂之心並行而不悖則二者氣象又爲如何曰聖人之心樂天知命者其常也憂世之心則有感而後見爾○聖賢之心正大光明洞然四達故能春生秋殺過化存神而莫知爲之者學者須識得此氣象而求之庶無差失若如世俗常情支離巧曲瞻前顧後之不暇則又安能有此等氣象

聖人以中道公道應物

魯齋許氏曰聖人以中道公道應物而已無我無人無作爲以天下之治天下事應之而已但精微之理聖人之能事也○天運時刻不暫停聖人明睿所照見於無形非常人智慮所及者○先賢言語皆格言然亦有一時一事有爲而言者故或不可爲後世法或行之便生弊唯聖人言語萬世無弊雖有爲而言皆可通行無弊

孔子（按一統志孔子字仲尼其先宋人六世祖孔父嘉之子奔魯遂爲魯人父叔梁紇母顏氏禱于尼丘生孔子因名丘少習禮容適周見老子問弟子益進適齊景公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沮之退而脩詩書礼樂魯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進爲司空復爲大司寇三月而誅少正卯齊懼與魯會于夾谷孔子攝行相事遂歸所歸之田还墮三侯齊人饋女樂而孔子適衛歷聘各国復歸魯正樂晩而喜易因魯史作春秋年七十三卒弟子心喪三年魯哀追謚尼父漢追謚仲尼公后周追封鄒国公唐追封文宣王宋加至聖元加大成自漢以來皆封其后国朝益尊崇之世封其後爲衍聖公擇其後之賢者世知曲阜）

周子曰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

程子曰孔子之道著見於行如鄉黨之所載者自誠而明也

朱子曰孔子天地間甚事不理會過若非許大精神亦吞許多不得

聖人無求仕之義

○問孔子不是不欲仕只是時未可仕曰聖人無求仕之義君不見用只得且恁地做○問孔子當衰周時可以有爲否曰聖人無有不可爲之事只恐權柄不入手若得權柄在手則兵隨印轉將逐符行近溫左氏傳見定哀時煞有可做底事問固是聖人無不可爲之事聖人有不可爲之時否曰便是聖人無不可爲之時若時節變了聖人又自處之不同又問孔子當衰周豈不知時君必不能用已曰聖人却無此心豈有逆料人君能用我與否到得後來說吾不復夢見周公與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時聖人亦自知其不可爲矣但不知此等語是幾時說據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時是獲麟之年那時聖人猶欲有爲也○問看聖人汲汲皇皇不肯沒身逃世只是急於救世不能廢君臣之義至於可與不可臨時依舊裁之以義曰固是但未須說急於救世自不可不仕又問若據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等語却似長沮桀溺之徒做得是曰此爲學者言之聖人做作又自不同又問聖人亦明知世之不可爲否曰也不是明知不可但天下無不可爲之時苟可以仕則仕至不可處便止

東萊呂氏曰禹稷思天下饑溺由己饑溺孔子歷聘諸國以至誨人不倦皆是合當做事自古聖人之於天下皆如此

斈聖人且須斈顏子

顏子（按一統志顏子名回字子淵魯人無繇之子孔門高第子天資明睿聞一知十居十哲之首年二十九髮盡白三十二而卒孔子哭之慟曰天喪予歷代累封兗國復聖公首配孔子廟庭本朝官其後爲翰林院五經博士）

程子曰聖人之德行固不可得而名狀若顏子底一箇氣象吾曹亦心知之欲學聖人且須學顏子○學者要學得不錯須是學顏子

顏子作得禹稷湯武事功

有準的○問顏子如何學孔子到此深邃曰顏子所以大過人者只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與能屢空耳○問顏子勇乎曰孰勇於顏子觀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孰勇於顏子如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之類抑可謂大勇矣○孔子弟子不有會問者只顏子能問又却終日如愚○顏子作得禹稷湯武事功若德則別論○問陋巷貧賤之人亦有以自樂何獨顏子曰貧賤而在陋巷俄然處富貴則失其本心者衆矣簞瓢由是萬鍾由是○問顏子得淳和之氣何故夭曰衰周天地和氣有限養得仲尼已是多也

張子曰顏子知當生而至焉故見其進也不極善則不處焉故未見其止也知必至者如志於道致廣大極高明此則儘遠大所處則直是精約極善者須以中道方謂極善蓋過則便非善不及亦非善此極善是顏子所求也所以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高遠處又要求精約處又要至顏子之分必定入神處又未能精義處又未至然顏子雅意則直要做聖人○學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麤至如顏子未至於聖人處猶是心麤

問顏子初時只是天資明睿而學力精敏於聖人之言皆深曉默識未是扵天下之理廓然無所不通至扵所謂卓爾之地乃是廓然貫通而知之至極與聖人生知意味相似矣不審是否朱子曰是如此○問顏子之學莫是先扵性情上著工夫否曰然○問顏子比湯如何曰顏子只據見在事業未必及湯使其成就則湯又不得比顏子前輩說禹與顏子雖是同道禹比顏子又麤些顏子比

顏子優於湯武

孟子則孟子當麄看磨稜合縫猶未有盡處○問先生舊云顏子優於湯武如何見得曰這般處說不得據自看覺得顏子渾渾無痕迹

南軒張氏曰顏子之所至亞於聖人孔門高弟莫得而班焉及考魯論師友之所稱有曰不遷怒不貳過而已有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而已自學者觀之疑若近而易識然而顏子之所以為善學聖人者實在乎此則聖門之學其大略亦可見矣

問張子云顏子未到聖人處猶是心麄如何潛室陳氏曰聖人心如百分秤躰統光明查滓渾化故分毫處皆照顏子未到查滓渾化地位猶未免有暗處故謂之心麄

曾子（按一統志曾子名參字子輿南武城人點之子師事孔子踐履眞實天性至孝悟一貫之旨得道統之傳述大學一篇為萬人之法後世追封郕國宗聖公從祀孔子廟庭）

程子曰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亦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氣象卑終不類道○曾子傳聖人道只是一箇誠篤語曰參也魯如聖人之門子游子夏之言語子貢子張之才辯聰明者甚多卒傳聖人之道者乃質魯之人人只要一箇誠實聖人說忠信處甚多曾子孔子在時甚少後來所學不可測且易簀之事非大賢以上作不得曾子之後有子思便可見○曾子易簀之際志於正而已矣無所慮也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者同心

集覽（子張按一統志顓孫師字子張陳人孔子弟子才高意廣晚年進德後世追封陳伯進宛丘侯）

朱子曰曾子之爲人敦厚質實而其學專以躬行爲主故其眞積力久而得以聞乎一以貫之之妙然其所以自守而終身者則固未嘗離乎孝敬信讓之規而其制行立身又專以輕富貴守貧賤不求人知爲大是以從之游者所聞雖或甚淺亦不失爲謹厚脩潔之人所記雖或甚踈亦必有以切於日用躬行之實○曾子說話盛水不漏○曾子參合下不曾見得只從日用間應事接物上積累做去及至透徹那小處都是自家底了當下見得甚高做處却又欠闕○曾子之學大抵力行之意多

子思（按一統志孔伋字子思先聖之孫鯉之子爲魯繆公師公問何以利民者曰毀不居之室以賜百姓奪嬖寵之祿以賑困匱無令人有怨愁而後世有聞也作中庸以述道統之傳後世追封沂國述聖公配享孔子廟庭）

龜山楊氏曰孔子歿羣弟子離散分處諸侯之國雖各以所聞授弟

思孟之傳得其宗

曾子独得其傳

子然得其傳者盖寡故子夏之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有莊周其失本寖遠矣獨曾子之後子思孟子之傳得其宗子思之學中庸是也【集覽】（田子方按史記子方子夏弟子魏文侯以之爲師侯子擊遇子方于道下車伏謁子方不爲禮擊怒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富貴者安敢驕人國君而驕人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失其家夫士貧賤者言不用行不合則納履而去耳安往而不得貧賤哉子擊謝之）

朱子曰曾子大抵偏於剛毅這終是有立脚處所以其他諸子皆無傳惟曾子獨得其傳到子思也恁地剛毅孟子也恁地剛毅惟是有這般人方始湊合得著惟是這剛毅等人方始立得定子思別無可攷只孟子所稱如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再拜稽首而不受如云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之類這是甚麽樣剛毅

孟子（按一統志孟軻戰國時鄒人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齊梁以仁義說其君不能用退與萬章之徒序

（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後世累封鄒國亞聖公配享孔子廟庭　本朝官其後為翰林院五經博士）

孟子有德造道之言

程子曰孟子言己志有德之言也論聖人之事造道之言也

張子曰孟子於聖人猶是麄者

龜山楊氏曰道之不行久矣自周衰以來處士橫議儒墨異同之辯起而是非相勝非一日也孟子以睿智剛明之材出於道學陵夷之後非堯舜之道不陳於王前非孔子之行不行於身思以道援天下紹復先王之令緒其自任可謂至矣當是之時人不知存亡之理恃強威弱挾衆暴寡以謂久安之勢在此而已夫由其道則七十里而興不由其道雖天下而亡古今之常理也彼方恃強挾衆而驟以仁義之言誘之動逆其所順則不悟其理者宜其迂闊而不足用也故轍環於齊梁之郊而道終不行亦其勢然矣雖嘗澤不下於民其志不施於事業而世之賴其力亦豈鮮哉方世衰道微使儒墨之辯息而姦言詖行不得逞其志無君無父之教不行於天下而民免於禽獸則其為功不小矣古人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亦足為知言也

孟子精通於易楊子善論孟子

和靖尹氏曰趙岐謂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岐未為知孟子者其謂孟子精通於易孟子踐履處皆是易也試讀易一過然後看孟子便見楊子謂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奧非茍知之亦允蹈之此最善論孟子者【集覽】〔趙岐〕（按漢書岐長陵人少明經有才藝嘗與兄襲得罪中常侍唐衡避禍北海唐死乃出徵拜議郎嘗著孟子章句及三輔決錄後卒荊州卒先自為壽藏）

五峰胡氏曰孟子生世之大弊承道之至衰蘊經綸之大業進退辭受執極而不變用極而不亂屹然獨立於橫流使天下後世曉然

知強大威力之不可用士所以立身大夫所以立家諸侯所以立國天子所以保天下必本諸仁義也偉哉○孟子云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自孟子而後天下之人能立身建功就事者其言其行豈不皆有合於道然求如孟子知性者不可得也

孟子比孔門原憲

朱子曰孟子比之孔門原憲謹守必不似他然他不足以及人不足以任道孟子便擔當得事○孟子不甚細膩如大匠把得繩墨定千門萬戶自在○答林擇之曰近畧整頓孟子說見得此老直是把得定但常放教到極險處方與一斡轉斡轉後便見天理人欲直是判然非有命世之才見道極分明不能如此然亦只此便是英氣害事處便是才高無可依據處學者亦不可不知也○問孟子露其才蓋亦時然而已豈孟子亦有戰國之習否曰亦是戰國之習如三代人物自是一般氣象左傳所載春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戰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答呂伯恭曰如孟子論愛牛制產本末雖殊然亦聲其說於立談之間大抵聖賢之言隨機應物初無理事精粗之別其所以格君心者自其精神力量有感動人處非爲恐彼逆疑吾說之迂而姑論無事之理以嘗試之也若必如此則便是世俗較計利害之私何處更有聖賢氣象耶

齊宣王有好勇之資

南軒張氏曰孟子在戰國多眷眷於齊宣王其去也又遲遲而不去只爲齊宣王有好勇之資難爲棄之耳【集覽】（齊宣王按史記宣王名辟疆威王之子性喜文學游說之士以鄒衍淳于髡之徒為上大夫是以稷下之士盛且千人從孟子至而不能用既而以孫臏田忌為將滅魏拔韓威震列國在位十九年卒）

程子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可

顔子和風慶雲
孟子太山氣象
孔子自任以道

包顔子亦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時然而已仲尼天地也顔子和風慶雲也孟子太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以見之矣仲尼無迹顔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以下論孔顔曾思孟）○孔子儘是明快人顔子豈弟孟子儘雄辯○或謂孔子尊周孟子欲齊王行王政何也曰譬如一樹有可栽培之理則栽培之不然須別種聖賢何心視天命之改與未改爾○魯衛齊梁之君不足與有爲孔子非不知也然自任以道則無不可爲者也○孔子爲宰則爲宰爲陪臣則爲陪臣皆能發明大道孟子必得賓師之位然後能明其道猶之有許大形象然後爲泰山許多水然後爲海以此未及孔子○孔子沒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傳至孟子而聖人之道益尊○孔子孟子之分只是要別箇聖人賢人如孟子若爲孔子事業則儘做得只是難似聖人譬如剪綵以為花花則無不似處只是無他造化功綏斯來動斯和此是不可及處○仲尼聖人其道大當定哀之時人莫不尊之後弟子各以其所學行異端遂起至孟子時不得不辯也集覽（定哀之時定哀魯二君之謚也謚法安民大慮曰定恭仁短折曰哀按魯史定公名宋襄公魯子以孔子為政會齊侯于夾谷齊欲襲魯孔子以禮誅其淫樂齊俱歸魯侵地而謝過及命三桓墮三都不果季桓子受女樂而怠於政孔子遂行公在位十五年卒○哀公名將四歲即位既而孔子反魯十四年西狩獲麟孔子作春秋所感而起故所以為終也十七年公欲以越伐三桓反為三桓所敗公奔衛如鄒少越尋卒在位二十七年）○問使孔孟同時將與孔子並駕其說於天下耶將學孔子耶曰安能並駕雖顔子亦未達一間耳顔孟雖無大優劣觀其立言孟子終未及顔子○顔子默識曾子篤信得聖

顔曾得聖人之道

孟子有功於道

孟子事功與禹

人之道者二人也○顔子在陋巷淡然進德其聲氣若不可聞者有孔子在焉若孟子安得不以行道爲己任哉○孟子有功於道爲萬世之師其才雄只見雄才便是孔子不及處人須當學顔子便入聖人氣象○孟子之於道若溫淳淵懿未有如顔子者於聖人幾矣後世謂之亞聖容有取焉○顔子具體顔微耳在克之而已孟子生而大全顔未粹耳在養之而已○人有顔子之德則有孟子之事功孟子之事功與禹稷並○傳經為難如聖人之後纔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道何嘗息只是人不由之道非亡也幽厲不由也

上蔡謝氏曰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於天之將喪斯文下便言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則是文之興喪在孔子與天爲一矣蓋聖人德盛與天爲一出此等語自不覺耳孟子地位未能到此故曰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聽天所命未能合一○孔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當時諸國君相怠生當得他聖人恁地禮數是他只管行禮又不與你計較長短與上大夫言便誾誾如也與下大夫言便侃侃如也冕者瞽者見之便作過之便趨蓋其德全盛自然到此不是勉強做出來氣象與孟子渾別孟子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猶自參較彼我未有合一底氣象○人之氣稟不同顔子似弱孟子似弱顔子具體而微所謂具體者合下來有恁地氣象但未彰著耳微如易知微知彰微顯闡幽之微孟子強勇以身任道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所至王

聖人德盛與天爲一

孟子以身任道

分庭抗礼

侯分庭抗禮壁立萬仞誰敢正覷著非孟子恁地手脚也撑拄此事不去雖然猶有大底氣象未能消磨得盡不然藐大人等語言不說出來所以見他未至聖人地位○顏子充擴其學孟子能爲其大孟子之才甚高顏子之學粹美

或問古來誰好學和靖尹氏曰惟孔子好學曰孔子猶好學乎曰孔子言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又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豈不是惟孔子好學孔子又非妄言以欺天下後世者其次莫如顏子○問晁以道謂以孔子賢於堯舜私孔子者也以孟子配孔子卑孔子也此語如何曰不須如此較優劣惟韓退之說得最好自堯舜相傳至孔子孟子軻死不得其傳便是

孟軻氏提世大綱

五峯胡氏曰皇皇天命其無息乎體之而不息者聖人也是故孔子學不厭敎不倦顏子晞夫子欲罷而不能孟子述孔聖周旋而不舍我知其死於仁矣○學之道莫過乎繹孔子孟軻之遺文孔子定書刪詩繫易作春秋何區區於空言所以上承天意下憫斯人故丁寧反復三思不倦使人知所以正心誠意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也孟軻氏闡先聖之道慨然憂世見齊梁之君開陳理義提世大綱一掃東周五霸之弊發興衰撥亂之心其傳聖人道純乎純者也

朱子曰看聖賢代作未有孔子便無論語之書未有孟子便無孟子之書○問顏子合下完具只是小要漸漸恢廓孟子合下大只是未粹要索學以充之此莫是才具有異曰然孟子覺有動蕩底意

思○問伊川云聖人與聖爲一無過不及中而已敢問顏子擇乎中庸未見其止嘆夫子瞻前忽後則過不及雖不見於言行而亦嘗動於心矣此亦是失否曰此一段說得好聖人只是一箇中底道理問若使曾子爲邦比顏子如何曰想得不似顏子熟然曾子亦大段有力曾子子思孟子大畧皆相似○孔門弟子如子貢後來見識煞高然終不及曾子今人只見曾子唯一貫之旨遂得道統之傳此雖固然但曾子平日是箇剛毅有力量壁立千仞底人觀其所謂士不可以不弘毅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底言語可見雖是做工夫處比顏子覺麤然緣他資質剛毅先自把捉得定故得卒傳夫子之道後來有子思孟子其傳永遠孟子氣象尤可見○曾子本是魯拙後既有所得故守得夫子規矩定其教人有法所以有傳若子貢則甚敏見得易然又雜往往教人亦不似曾子守定規矩故其後無傳

聖人德無不備

○問顏淵仲弓不同曰聖人之德自是無不備其次則自是易得不備如顏子已是煞周全了只比之聖人更有些未完如仲弓則偏於淳篤而少顏子剛明之意○孔門只一箇顏子合下天資純粹到曾子便過於剛與孟子相似世衰道微人欲橫流不是剛勁有脚跟底人定立不住○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爲他元來見識自高顏子才雖未嘗不高然其學却細膩切實所以學者有用力處孟子終是麤○伊川曰學者須是學顏子孟子說得麤不甚子細只是他才高自至那地位若學者學他或會錯認了他意思

顏子之量無涯

若顏子說話便可下手做孟子底更須解說方得○問孟子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如養氣處豈得謂無可依據曰孟子皆是要用顏子曾就己做工夫所以學顏子則不錯○問顏子春生孟子并秋殺盡見曰仲尼無不包顏子方露出春生之意如無伐善無施勞是也使此更不露便是孔子孟子便如秋殺都發出來露其才如所謂浩氣是發用處都見○孟子明則動矣未變也顏子動則變矣未化也

潜室陳氏曰顏子一身渾是義理不知有人孟子見義理之無窮惟知有己顏子之量無涯孟子之言有迹○問謝顯道謂顏子學得親切如孟子未知顏子所學甚處與孟子相似曰學顏子有依據孟子才高難學蓋顏子學親切似孟子也

雙峯饒氏曰顏子孟子均之爲大賢也而一可學一難學者顏子如和風慶雲人皆可以仰之孟子如泰山巖巖可望而不可攀其規模氣象之不同亦以氣禀之有異故也

覺軒許氏曰陽貨以不仁不智劫聖人聖人應得甚隙暇他人則或以卑遜取辱或以剛直取禍或不能禦其沛然之勢必不得傳當聖人則辭遜而不卑道伸而不亢或曰孟子遭此如何曰必竭精神【集覽】（陽貨左傳魯定五年季平子卒既葬陽虎囚桓子而專國政註陽貨季平家臣名虎）

孔孟門人

程子曰子貢之知亞於顏子知至而未能至之者也○強者易抑子路是也弱者難強宰我是也【集覽】（宰我按一統志宰予字子我魯人孔門弟子以言語稱知足以知聖人嘗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仕爲臨菑大夫追封齊國公）

或問孔子許子路升堂其品節甚高何以見龜山楊氏曰觀其死而不忘結纓非其所養素定何能爾耶苟非其人則遑遽急迫之際方寸亂矣

鳳凰翔于千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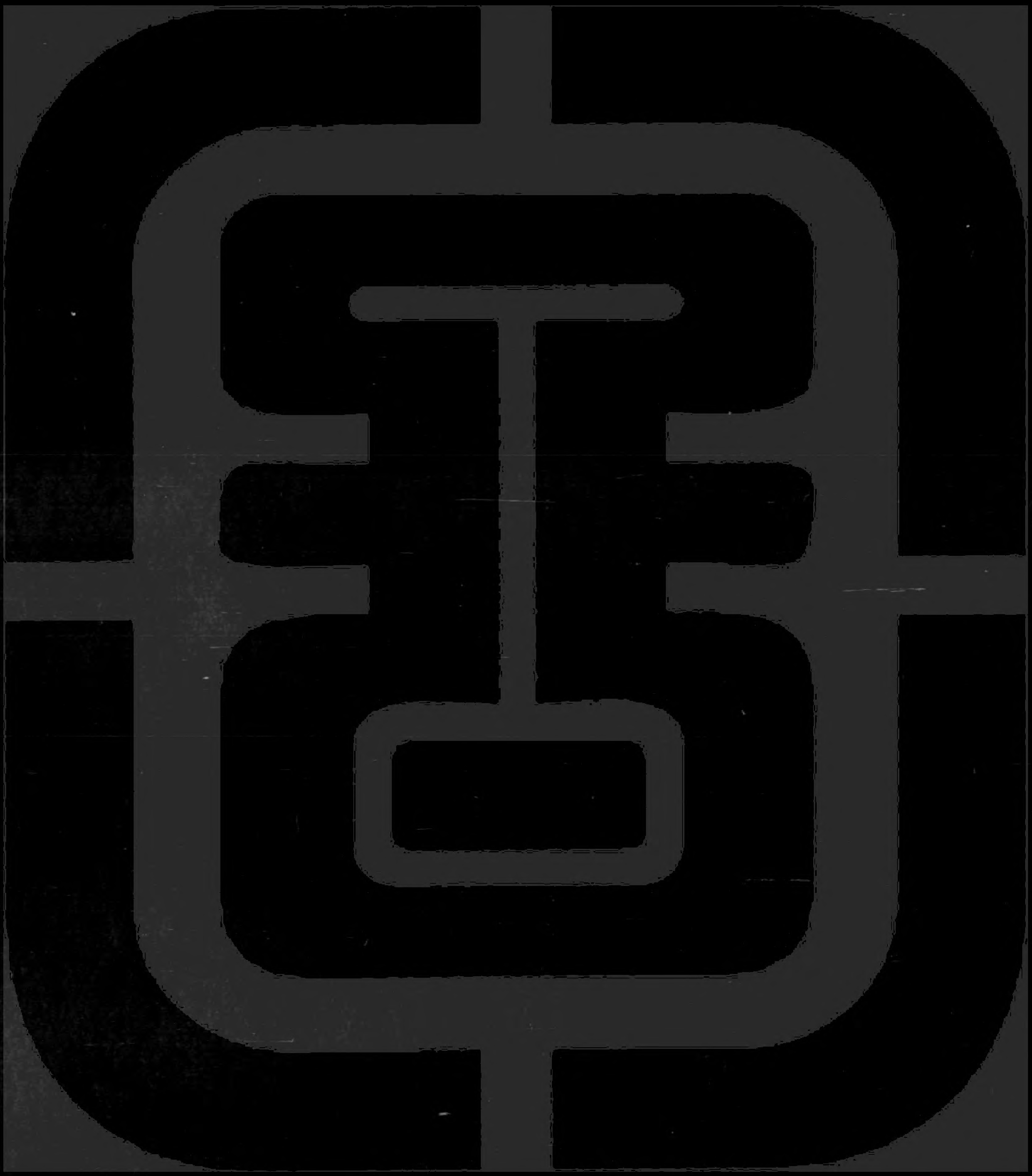
朱子曰曾點之志如鳳凰翔于千仞之上○曾點見得事事物物上皆是天理流行良辰美景與幾箇好朋友行樂他看見日用之間莫非天理在在處處莫非可樂他自見得那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處此是可樂天理○曾點見道無疑心不累事其胸次灑落有非言語所能形容者○曾點有康節底意思將那一箇物玩弄○曾點開闊漆雕開深穩○問曾點氣象曰曾點氣象固是從容灑落然須見得他因甚得如此始得若見得此意自然見得他[illegible]得堯舜事業處○子路重義理○孟子極尊敬子路○夫子乘桴之嘆獨許子路之能從而子路聞之果以爲喜且看此等處聖賢氣象是如何世間許多紛紛擾擾如百千蚊蚋鼓發狂鬧何嘗入得他胸次耶若此等處放不下更說甚克己復禮直是無交涉也○子路仕衛之失前輩論之多矣然却是見不到非知其非義而苟爲也○問孔門學者如子張全然務外不知如何地學却如此曰也干他學甚事他在聖門亦豈不曉得爲學之要只是他資質是箇務外底人所以終身只是這意思子路是箇好勇底人終身只是說出那勇底話而今學者閑時都會說道理當如何只是臨事時依前只是他那本來底面目出來都不如那閑時所說者○子張過高子夏窄狹○子張是箇務外底人子游是箇高簡虛曠不屑細務底人子夏是箇謹

守規矩嚴毅底人○子貢俊敏子夏謹嚴但將論語子夏之言看甚嚴毅孔子門人自曾顏而下惟二子後來想大故長進○呂公

言偃悅周公仲尼之道而北學於中國身通當業遂因文學以得聖人之一體豈不可謂豪傑之士哉今以論語攷其話言類皆簡易疎通高暢宏達其曰本之則無者雖若見詘於子夏然要爲知有本也則其所謂文學固宜有以異乎今世之文學矣既又攷其行事則武城之政不小其邑而必以詩書禮樂爲先務其視有勇足民之効蓋有不足爲者至使聖師爲之莞爾而笑則其與之之意豈淺淺哉及其取人則又以二事之細而得滅明之賢亦其意氣之感黙有以相契者以故近世論者意其爲人必當敏於聞道而不滯於形器豈所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者乃自古而已然也耶○問孟子恁地而公孫萬章之徒皆無所得曰他只是逐字上上下下不曾自去理會又曰孔子於門人恁地提撕警覺尚有多少病痛（集覽漆雕開按一統志開春秋蔡人孔子弟子唐玄宗封滕伯宋眞宗加封平輿侯）

閔子與顏曾子並稱

西山眞氏曰閔子言行見於論語者唯四章合而言之見其至孝之行辭不義之祿氣和而正言謹而確此其所以亞於顏淵而與曾子並稱也歟（集覽閔子按一統志閔損字子騫魯人孔門弟子以德行稱損早喪母父再娶生二子繼母嫉損冬月衣以蘆花絮父察知之欲逐其母損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父善其言而止母亦感悔遂成慈母孔子稱之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後世追封費公）

性理大全第三十八卷終